

張雨蒼選註

曾國藩家書選

新中國文學文庫
會國藩家書選

張雨蒼選註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本讀充補文國學中

集一第

選書家藩國曾

註選蒼雨張

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

導言

曾國藩，字伯涵，號瀚生，湖南湘鄉人。他死後，清廷贈給他的諡號文正。他的曾祖竟希，祖玉屏，父麟書，三代都是以農爲業的。他生於嘉慶十六年（一八一—）十月十一日，死於同治十一年（一八七二）二月初四日，享年六十二歲。他在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就中了進士，做了十多年的京官，從翰林院檢討，升到吏部左侍郎，中間除放了兩次的考官，到過四川和江西做主考外，這十多年的生活，都消磨在北京城裏。

他從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做江西正考官，丁母憂，回湘鄉原籍。恰值太平軍起，進攻湖南，圍長沙不克，移兵破武昌，連陷沿江郡縣，江南大震。那時咸豐帝就叫他會同湖南巡撫，辦理本省團練。他的生活，也就從此改變了。後來進駐衡州，造戰艦，練水軍，勸捐助餉，四年正月，督師東下，和太平軍在岳州開始接戰，吃了一次敗仗，又在靖港交鋒，接着又是大敗，結果他跳水要圖自盡，幸虧他的幕僚長沙章華把他救起。可是他經過了這接二連三的挫敗，他的意志愈堅強了，他的部屬楊岳斌、彭

王麟、搭齊布等，個個都給他出死力，以次收復湘潭、岳州、武昌、漢陽諸重鎮。他的功業基礎，也就從此確立了。從這年起，直到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十年之間，他總是度着軍中生活，奔走於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蘇四省境內，天天調兵遣將，不遑寧居，結果把太平天國的首都——金陵攻破了。他這時，早已做到兩江總督，他的部屬，都布滿了重要位置，他不但不自驕矜，反而愈加謙抑了。後來他又奉命到山東，剿辦捻匪，都由他的部屬劉松山、劉銘傳、李鴻章等，次第削平。他拜了體仁閣大學士，仍留兩江總督之任，又補武英殿大學士，調任直隸總督。末了他仍死於兩江總督任內，臨死的時候，他還是努力辦公。這種毅然以天下自任，至死不懈的精神，真是值得我們佩服崇拜的啊！

他的生平事蹟，我們不暇備述。他的偉大事業，所以能夠成就的原因，說起來到很平淡無奇。據說他平生「守之甚嚴，而持之有恆者。」只有這麼兩句話：一句是「不誑語」，一句是「不晏起。」這是多麼平凡的兩句話，卻是我們要履行到死，始終如一，也就不很容易呢？人家說他「不善將兵，而善將將。」他在做京官的時候，便已留心人物。他一方面刻苦自勵，一方面網羅人才，他的感化力，真是叫人「不可思議！」據說他在軍營裏面，所有一材一藝的人物，沒有不並畜兼容的。他每天沒有天亮的時候，便已起身，到了黎明，就傳令所有的幕僚，一起來和他同進早餐。彷彿這是每個幕僚，

天天應盡的義務。他利用這個時間，和一般僚屬們，上下古今，無所不談，這一頓早餐，足足要喫一兩小時之久，這是多麼奇怪的一回事！在這七八十年來，中國的人才，無論在事功、學問、文章方面，差不多沒有不受他這一頓早餐的影響的。他幕府裏的人物，整個的支配了咸同以後幾十年的政治界和學術界。這種感化的力量，是何等的偉大啊！

他在他所做的原才裏面，開首就是這麼說：「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！」這裏所說的「一二人」，也就是所謂「以天下自任」的人。這一兩個人，只要他自己真個是有堅忍不拔的精神，好學不倦的意志，高尚廉潔的人格，謙虛誠篤的態度，知人善任的器量，毅然挺身而出，給一般的知識分子，做個好好的榜樣，那裏有不受他感化的道理？中國之大，何患無才，只愁沒有和曾國藩這樣一個人物來做榜樣吧了！

我們知道曾國藩一生的事業，都是從腳踏實地，日積月累，磨練涵養出來的。他並不是一個怎樣超越的天才，更不是一個怎樣神祕不可思議的人物。我們只要拿他來做個榜樣，不斷的死心塌地的苦幹，那怕有怎樣的惡劣環境，我們是終究可以把他戰勝的！總括一句話，無論什麼事業，是要我們腳踏實地去幹的！這個成功的祕訣，就在一個「恆」字，和一個「誠」字。這「恆」字就是不

斷努力的意思，這「誠」字就是不說謊話而已！

講到曾國藩的家書，通行的本子，共是八卷，都是寫給他的祖父、父親、和兄弟們的。有的是談家常瑣事，有的是講做人的道理，有的是論治學的方法。總括一句，他只是教他家裏的人，要立志做個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人，所說的話，也都是曾經身體力行的老實話而已！

他是一個最喜歡寫信的，尤其是家信。他對於兄弟，也是常常勉勵他們多多寫信，並且要認真從事的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，從北京寄給他在家裏的四個老弟的信，就有這樣的一段話：

此後寫信來，諸弟各有專守之業，務須寫明，且須詳問極言，長篇累牘，使我讀其手書，即可知其志向識見。凡專一業之人，必有心得，必有疑義。諸弟有心得，可以教我共賞之；有疑義，可以問我共析之；且書信既詳，則四千里外之兄弟，不啻晤言一室，樂何如乎？

他是要利用寫信來討論學術，和交換知識的。所以他對這件事，看得特別鄭重。他又對他的老弟說：嗣後我寫諸弟信，總用此格紙，弟宜存留，每年裝訂成冊，其中好處，萬不可忽略看過。諸弟寫信寄我，亦須用一色格紙，以便裝訂。

這些看來都是細微末節，可是他那種做事認真，絲毫不苟的精神，便從這看似無關緊要的小事上充分表現出來。他對於諸弟的信筆偶疏，總是加以嚴重的責備。在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的信上說：

諸弟寫信，總云倉忙……若弟等倉忙，則兄之倉忙，殆過十倍，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。

一個人總有幾分怠性，遇事推說倉忙，這就叫做「欺心」，這就叫做「誑語」。家信都懶得寫，那裏能夠養成刻苦勤奮的精神。我們看了他這些誥誡諸弟的語言，應該是怎樣的痛自責備纔好啊！

在他的家書裏，差不多句句都是「藥石之言」，處處可以看出他「律己之嚴」，處處可以看出他「待人之厚」，這就是所謂儒者的真精神，也就是我們先聖先賢遺留下來的固有美德。青年們把他的話來做個立身處世的指南針，是不特有益於個人，而且是大可造福於國家社會的。

這個選本，共收他的家信五十八封，還不到全部十分之一。可是對於治學的方法，和做人的道理，大致也差不多了。他對於學問一方面，只是提出一個「專」字，和一個「恆」字。他作京官時，交結了許多益友，增長了不少的見識。他這個「專」字的祕訣，也是從他的朋友吳子序得來的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的信上就曾引子序的話：

用功譬若掘井，與其多掘數井，皆不及泉，何若老守一井，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？

他既感覺上面的話，切中自己的毛病，於是一方面定出「剛日讀經，柔日讀史之法」，以自督勵；一方面切囑他的弟弟，「總須力圖專業」，「萬不可以兼營並驚」。他的讀書方法是極笨的，一本書從頭到尾，都要用朱筆點過，寫字也是要認真的。在現在的青年看起來，一定會說：一個人那裏有這樣的充分時間去做這種笨事呢？說到這裏，我要再來補充幾句。在他作京官的時候，固然不見得是怎樣的忙；可是他平日都是「事無鉅細，必躬必親」的；在普通的人看起來，那裏還會有從容點書的餘暇？他卻不但在作京官的時候，老是這樣辦，就是到了後來，他在兵營裏「軍書旁午」的時候，也還是天天要寫他的字，讀他的書。可見得把一個「忙」字來搪塞自己不用功的罪過，是不中用的人幹的事。一個人太聰明了，往往把他的時間，用在不常用的事物上面去，這是社會上的一樁重大損失啊！他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上，又有這樣一段話：

士人讀書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識，第三要有恆。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。有識則知學問無盡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；如河伯之觀海，如井蛙之窺天，皆無識者也。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。此三者，缺一不可。

他把這個「恆」字，認定是「成功之母。」又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給他四個老弟的信上說：

欲別立課程，多講規條，使諸弟選而行之，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，欲默默而不言，又非長兄督責之道。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，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。所望於諸弟者，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，則我心大慰矣。

他一方面督責諸弟，一方面督責自己。他說：

兄往年極無恆，近年略好，而猶未純熟。自七月初一起至今，則無一日間斷。每日臨帖百字，鈔書百字，看書少亦須滿二十葉，多則不論。自七月起至今，已看過王荆公文集百卷，歸震川文集四十卷，詩經大全二十卷，後漢書百卷，皆硃筆加圈批。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，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，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。

像這樣「不激不徐」，天天如是的用功下去，一來可以養成有規則的生活，二來可以鍛鍊不懈怠的精神，並不是叫人讀死書而已！

他教人讀書的方法，除了這個「專」字和「恆」字外，其次就是要「虛心。」他在道光二十

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信上說：

吾人用功，力除傲氣，力戒自滿，毋爲人所冷笑，乃有進步。

「傲氣」和「自滿」固然是「進德修業」的障礙，但是「妄自菲薄」也是要不得的。所以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信上說：

君子之立志也，有「民胞物與」之量，有「內聖外王」之業，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，不愧爲天地之完人，故其爲憂也，以不如舜，不如周公爲憂也，以德不修，學不講爲憂也。是故頑民梗化，則憂之，蠻夷猾夏，則憂之，小人在位，賢才否塞，則憂之，匹夫匹婦，不被己澤，則憂之，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，此君子之所憂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飢飽，世俗之榮辱，得失、貴賤、毀譽，君子固不暇憂及也。

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的信上又說：

人苟能自立志，則聖賢豪傑，何事不可爲？何必借助於人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我欲爲孔孟，則日夜孜孜，惟孔孟之是學，人誰得而禦我哉！

像這種不凡的抱負，是有得於宋代大儒陸象山先生之學而來的，他教人求學的宗旨和方法，雖千

言萬語，都不外乎上面所述的一套話，只在我們能夠腳踏實地，去不斷的努力而已！

至於他教人做人的道理，一則曰「慎獨」，二則曰「求缺」。所謂「慎獨」的意義，就是「誠意」工夫。他舉倭良峯爲例，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信上說：

倭良峯先生誠意工夫極嚴，每日有日課冊，一日之中，一念之差，一事之失，一言一默，皆筆之於書，書皆楷字，三月則訂一本。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蓋其慎獨之嚴，雖妄念偶動，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，故所讀之書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藥。

這種「慎獨」的工夫，就是要求「寡過」。也就是要求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作於人」。人們假使自問確實無愧於心，那就無論遇着怎樣險惡的環境，怎樣困難的問題，都可以仗着大無畏的精神，想方法去從容解決。所謂「求缺」的意思，是希望我們對於各種事物，不要做到盡頭。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的信上說：

兄嘗觀易之道，察盈虛消息之理，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。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天有孤虛，地闕東南，未有常全而不缺者……衆人常缺，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豈若是不公平……故兄但求缺陷，名所居曰求缺齋。

凡事留些餘地，確是做人的大道理，也都是從人生經驗上得來的。總之，在他的家書裏面，句句都是切身的老實話，處處都表現他的誠篤態度和一貫的精神，看似平淡無奇，做去卻受用不盡。

其他關於一切家常瑣屑，把他拓展開來看，都有他的重要意義。最後我要貢獻給讀者們的一句話，是凡要立志做大事業的人，須得先從小事認真做起，而他的「不誑語」、「不晏起」六個字，尤其是救時良藥，值得青年們時時刻刻放在心上！



8775
36

曾國藩家書選

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十七日

祖父大人萬福金安。

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，十六日摺弁又到。孫男等平安如常，孫婦亦起居維慎，曾孫數日內添喫粥一頓，因母乳日少，飯食難喂，每日兩飯一粥。

今年散館，湖南三人皆留，全單內共留五十二人，僅三人改部屬，三人改知縣，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，可謂極盛。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，奉上海派親王三人，郡王一人，軍機大臣，大學士，六部尚書會同審訊，現未定案。梅霖生同年因去歲咳嗽未愈，日內頗患咯血。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。澄侯弟三月初四在縣城發信，已經收到。正月二十五信至今未接。蘭姊以何時分娩？是男是女？伏望下次示知。

國家圖書館



001681825

楚善八叔事，不知去冬是何光景？如絕無解厄之處，則二伯祖母將窮迫難堪，竟希公之後人將見笑於鄉里矣！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，不知有補益否？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，如能救焚拯溺，何難噓枯回生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，救難濟急，孫所知者已難指數，如廖品一之孤，上蓮叔之妻，彭定五之子，福益叔祖之母，及小羅巷樟樹堂各庵，皆代爲籌畫，曲加矜恤，凡他人所束手無策，計無復之者，得祖父善爲調停，旋乾轉坤，無不立即解厄，而況楚善八叔同胞之親，萬難之時乎？孫因念及家事，四千里外杳無消息，不知同堂諸叔目前光景；又念家中此時亦甚艱窘，輒敢冒昧饒舌，伏求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。楚善叔事，如有設法之處，望詳細寄信來京。茲逢摺便，敬稟一二，即跪叩祖母大人萬福金安。

○琦善，滿洲人。鴉片戰爭，代林則徐督粵，悉反所爲，坐奪職，屢黜屢起，官至大學士，卒謫文勳。
○噓枯回生，三國志：「鄧奉謂孔公緒實談高論，噓枯吹生。」言其能榮枯生死也。

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

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，嗣後共接家信五封。十五日接四弟在滄濱所發信，係第二號，始知正月信已失矣。

二十二日接父親在甘里鋪發信，四月二十八日已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，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，五月十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，內有四弟信，六弟文章五首；諸悉祖父母大人康強，家中老幼平安，諸弟讀書發奮，並喜父親出京，一路順暢，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，真極神速。

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，四月十一發六號，十七發七號，不知家中均收到否？

邇際男身體如常，每夜早眠，起亦漸早，惟不耐久思，思多則頭昏，故常冥心於無用，優游涵養，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。

九弟功課有常，禮記九本已點完，鑑已看至三國，斯文精華詩文各已讀半本，詩略進功，文章未進功，男亦不求速效，觀其領悟，已有心得，大約手不從心耳。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，不須扶持，尙未能言，無乳可食，每日一粥兩飯，家婦身體亦好，已有「夢熊」之喜，婢僕皆如故。

今年新進士，龍翰臣得狀元。係前任湘鄉知縣，見田年伯之世兄。同鄉六人得四庶常，兩知縣，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付回，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。同鄉京官如故。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，梅霖生

病勢沈重，深爲可慮。黎樾喬老前輩處，父親未去辭行，男已道達此意。廣東之事，四月十八得捷音，茲將抄報付回。

男等在京，自知謹慎，堂上各老人不必罣懷。家中事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？楚善事如何成就？伏望示知。男謹稟，卽請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○夢熊詩：「惟熊惟罴，男子之祥。」言夢見熊者，蓋生男之兆也。

○龍翰，臣名啓瑞，翰臣其號也。臨桂人，道光進士，由修

撰官至江西布政使，有經緯堂文內外集。

○庶常，明太祖采周書「庶常吉士」之義，置庶常吉士，永樂中設翰林院，請

設庶常館，三年試其優劣而授職，謂之散館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

男國藩跪稟父
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八月初三日，男發家信第十一號，信甚長，不審已收到否？十四日接家信，內有父親、叔父、並丹閣叔信各一件，得悉丹閣叔入泮，且堂上各大人康健，不勝欣幸。

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，屋甚好，共十八間，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。前在棉花

胡同房甚偏仄。此時房屋爽塏，◎氣象軒敞。男與九弟言，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。

男身體平安。九弟亦如常，前不過小恙，兩日即愈，未服補劑。甲三自病體復元後，日見肥胖，每日歡呼趨走，精神不倦。家婦亦如恆。◎九弟禮記讀完，現讀周禮。

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，男向渠借錢四十千，付至家用。渠允於到湘鄉時，送銀二十八兩，交勤七叔處轉交男家，且言萬不致誤。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。其銀若到家中，不必還他。又男寄有冬菜一簍，朱堯階壽屏一付，在心齋處。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，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香海處，月內準有信去。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，至今無回信，殊不可解。

顏字不宜寫白摺。男擬改臨楮柳。◎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，承已代覓一具，感戴之至，泥首萬拜。若再覓得一具，即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。敬謝叔父，另有信函。在京一切自知謹慎。男跪稟。

◎入泮謂童子初入學爲員生，即清時之秀才也。

◎京錢一千抵制錢一百文。

◎塏可海切（ㄅㄛ）爽塏，高燥也。

家，柱勇切（ㄉㄨㄩㄥ）家婦，長子，婦也。

◎楮，柳，楮，逢良，柳公樞。

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，內係得父親信一，叔父信一，丹閣叔信一。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，不知已收到否？

男等在京身體平安。甲三母子如常，惟九弟迫思南歸，不解何故？自九月初間即言欲歸，男始聞駭異，再四就詢，終不明言。不知男何處不友？遂爾開罪於弟，使弟不願同居。男勸其明白陳辭，萬不可蘊藏於心，稍生猜疑。如男有不是，弟宜正容責之，婉言導之，使男改過自贖。再三勸諭，弟終無一言。如男全無過愆，弟願歸侍定省，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，待回信到時，家中諭令南歸，然後擇伴束裝，尙未爲晚。男因弟歸志已決，百計阻留，勸其多住四十天，而弟仍不願，欲與彭三杞同歸。彭會試罷屈，擬九月底南旋，現在尙少途費，待渠家寄銀來京。男目下已告匱，九弟若歸，途費甚難措辦。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，河南水災，豫楚一路，飢民甚多，行旅大有戒心。胡詠芝前輩扶櫬南歸，行李家眷僱一大船，頗挾重費，聞昨已被搶劫，言之可慘！九弟年少無知，又無大幫作伴，又無健僕，又無途費充裕，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，兼此數者，男所以大不放心，萬萬不令弟歸，卽家中聞之，亦萬萬放心不下。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，弟若婉從，則讀書如故，半月內男又有稟呈。弟若執拗不從，則男當責以大義，必不

令其獨行。自從閏三月以來，弟未嘗片語違忤，男亦從未加以詞色，兄弟極爲湛樂，茲忽欲歸，男寢饋難安，展轉思維，不解何故？男萬難辭咎。父親寄諭來京，先責男教書不盡職，待弟不友愛之罪，後責弟年少無知之罪，弟當翻然改悟。男教訓不先，鞠愛不切，不勝戰慄待罪之至。伏望母親俯賜懲責，俾知悛悔遵守，斷不敢怙過飾非，致兄弟仍稍有嫌隙。男謹稟告家中，望無使外人聞知，疑男兄弟不睦，蓋九弟不過堅執，實無絲毫怨男也。男謹稟。

○不友。善兄弟曰友。詩：「候誰在矣，張仲孝友。」不友，言兄弟不睦也。

○紀欺妄切。（一）

○胡詠芝名林異，湖南

益陽人，詠芝其號也。由編修官至湖北巡撫。卒謚文忠。時稱曾胡。韻差印切（禾）木名。左傳：「堯夫責經，士與龍。」棺也。

魯樹倚絞切。（一）

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十月十七日接奉在縣城所發手諭。知家中老幼安吉，各親戚家並皆如常。七月二十五由黃恕皆處寄信，八月十三由縣附信寄摺差，皆未收到。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，十八發第十二號，九月

十六發第十三號，不知皆收到否？

男在京身體平安，近因體氣日強，每天發奮用功，早起溫經，早飯後讀二十三史，下半日閱詩古文，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，皆過筆圈點，若有耽擱，則止看一半。

九弟體好如常，但不甚讀書。前八月下旬迫切思歸，男再四勸慰，詢其何故？九弟總不明言，惟不讀書，不肯在上房共飯，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，男婦獨在上房飯，九月一月皆如此，弟待男恭敬如常，待男婦和易如常，男夫婦相待亦如常。但不解其思歸之故。男告弟云：「凡兄弟有不是處，必須明言，萬不可蓄疑於心。如我有不是，弟當明爭婉諷。我若不聽，弟當寫信稟告堂上。今欲一人獨歸，浪用途費，錯過光陰，道路艱險，爾又年少無知，祖父母父母聞之，且必食不甘味，寢不安枕，我又安能放心，是萬萬不可也。」等語。又寫書一封，詳言不可歸之故，共二千餘字，又作詩一首示弟，弟微有悔意，而尚不讀書。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，十一日男三十初度，弟具酒食，肅衣冠，爲男祝賀。嗣是復在上房四人共飯，和好無猜。昨接父親手諭，中有示荃男一紙，言「境遇難得，光陰不再」等語，弟始愧悔讀書。男教弟千萬言，而弟不聽，父親教弟數言，而弟遽惶恐改悟，是知非弟之咎，乃男不能友愛，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。伏求更賜手諭，責男之罪，俾男得率教改過。幸甚！

男婦身體如常。孫兒日見結實，皮色較前稍黑，尙不解語。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，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，此項例聽經營支用。俟交卸時算出，○不算利錢。男除用此項外，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，若稍省儉，明年尙可不借錢，比家中用度較奢華。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。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，此輪次挨派者。

英夷之事，九月十七大勝，在福建臺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，斬首三十二名，大快人心！

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。同鄉何宅盡室南歸。餘俱如故。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，敬呈近事，餘容續稟。男謹稟。

○取音單(夕夕)過樂也。耽擱猶延滯也。
○即司夜切(丁一止)解脫也。不任其事亦曰卸。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

孫國藩
○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○

十一月初二日孫發家信第十五號，外小鞋四雙，由寶慶武舉唐君帶至湘鄉縣城羅宅，大約新正可到。

十五日戌刻孫婦產生一女，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常，更初始作勢，二更即達生，極為平安；寓中所僱僕婦，因其刁悍，已於先兩日遣去，亦未請穩婆。其斷臍洗三諸事，皆孫婦親自經手。曾孫甲三於初十日傷風，十七日大愈，現已復元，係鄭小珊醫治。孫等在京，身體如常。同鄉李碧峯在京，孫憐其窮苦無依，接在宅內居住，新年可代伊找館也。謹稟。

①國荃字沅浦，一字子植，即九弟。以優貢舉，湘勇，轉戰吉安等處，進克金陵，以功封威毅伯，官至兩江總督，卒諡忠襄。
②穩，烏裏切。(×)穩，如今之助產婦。③找音沼，(里玄)補不足也。又有覓意。找館，即覓私塾教師。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十一月十八男有信寄呈，寫十五日生女事，不知到否？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，知家中百凡順遂，不勝欣幸。

男等在京身體平安，孫男孫女皆好。現在共用四人，荆七專抱孫男，以春梅事多不能兼顧也。孫男每日清早與男同起，即送出外，夜始接歸上房。孫女滿月，有客一席。九弟讀書，近有李碧峯同居，較有樂

趣。男精神不甚好，不能勤教，亦不督責，每日兄弟語笑歡娛，蕭然自樂而九弟似有進境。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。

男今年過年，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，又借銀五十兩，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，○今冬乃絕無此項。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，是男在外有負累，而家無負累，此最可喜之事。岱雲則南北負累，時常憂貧，然其人忠信篤敬，見信於人，亦無窘迫之時。

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，擬明年春初出京，男有乾鹿肉託渠帶回。杜蘭溪、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。岱雲約男同送家眷，男不肯送，渠謀亦中止。彭山峴出京，男爲代借五十金，昨已如數付來。心齋臨行時，約送銀二十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，不知能踐言否。嗣後家中信來，四弟六弟各寫數行，能寫長信更好。男謹稟。

○炭資，外官與京官有年世等誼者，年終或饋送若干名曰炭資。

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

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發平安信第十七號，內呈家中信六件，寄外人信九件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與九弟身體清吉。家婦亦平安。孫男甲三體好，每日吃粥兩頓，不吃零星飲食，去冬已能講話。孫女亦體好，乳食最多，合寓順適。

今年新正，景象陽和，較去年正月甚爲煖烘。

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，付鹿脯一方，以爲堂上大人甘旨之需；鹿肉恐難寄遠，故燻臘附回。此間現有燻臘肉、豬舌、豬心、臘魚之類，與家中無異，如有便附物來京，望附茶葉大布而已。茶葉須託朱堯階清明時在永豐買，則其價亦廉，茶葉亦好。家中之布，附至此間，爲用甚大，但家中費用窘迫，無錢辦此耳。同縣李碧峯苦不堪言，男代爲張羅，已覓得館，每月俸銀三兩。在男處將住三月，所費無幾，而彼則感激難名。館地現尙未定，大約可成。在京一切自知謹慎，卽請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

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

三月十一日發家信第四號。四月初十、二十三發第五、第六號。後兩號皆寄省城陳家，因寄有銀篋筆帖等物，待諸弟督省時，當面去接。

四月二十一日接壬寅第二號家信，內祖父父親叔父手書各一，兩弟信並詩文俱收。伏讀祖父手諭，字跡與早年相同，知精神較健，家中老幼平安，不勝欣幸！

遊子在外，最重惟「平安」二字。承叔父代辦壽具，兄弟感恩，何以圖報？湘潭帶漆，必須多帶。此物難辨真假，不可邀人去同買，反有奸弊。在省考試時，與朋友問看漆之法，多問則必能知一二。若臨買時，向紙行邀人同去，則必吃虧。如不知看漆之法，則今年不必買太多，待明年講究熟習再買不遲。今年添新壽具之時，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，以後每年加漆一次，四具同加，約計每年添錢多少？寫信來京，孫付至省城甚易，此事萬不可從儉，子孫所謂報恩之處，惟此最爲切實，其餘皆虛文也。孫意總以厚漆爲主，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，愈厚愈堅，不必多用瓷灰夏布等物，恐其與漆不相膠黏，歷久而脫壳也。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，不知如何而後盡善，家中如何辦法？望四弟詳細寫信告知。更望叔父教訓諸弟，經理家事。

心齋兄去年臨行時，言到縣卽送銀二十八兩至我家，孫因十叔所代之錢，恐家中年底難辦，故向心

齊通挪，因渠曾挪過孫的，今渠既未送來，則不必向渠借也。家中目下敷用不缺，此孫所第一放心者。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，此地通挪甚易，故不甚窘迫，恐不能顧家耳。

曾孫兄妹二人體甚好，四月二十三日已種牛痘，牛痘萬無一失，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，貧家嬰兒不取一錢，茲附回種法一張，敬呈慈覽。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，可惜鄉間無人知之。

英夷去年攻佔浙江寧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，今年退出寧波，攻佔乍浦，極可痛恨！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，想不日可殄滅也。○孫謹稟。

○殄，迪歷切，（去一）猶盡也。

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

孫男國藩跪稟祖_父大人萬福金安。

七月初五發第九號信，內言六月二十四後孫與岱雲意欲送家眷回南，至七月初一謀之於神，乃決計不送。

初五日發信後至初八日，九弟仍思南歸，其意甚堅，不可挽回，與孫商量，孫即不復勸阻。九弟自從去

年四月父親歸時，卽有思歸之意，至九月間，則歸心似箭。孫苦苦細問，終不明言其所以。然年少無知，大抵厭常而喜新，未到京則想京，既到京則想家，在所不免。又家中僕婢，或對孫則恭敬，對弟則簡慢，亦在所不免。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，嚴責曲勸，千言萬語，弟亦深以爲然。幾及兩月，乃決計不歸。今年正月病中又思歸，孫卽不敢復留矣。三月復元後，弟又自言不歸，四、五、六月讀書習字一切如常。至六月底因孫有送家眷之說，而弟之歸興又發。孫見其意是爲遠離膝下，思歸盡服事之勞，且逆夷滋擾，外間訛言可畏，雖明知蕞爾螳臂，不足以當車轍，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，卽宜在家承歡，非同有職位者，聞警而告假，使人笑其無膽，罵其無義也。且歸心既動，若強留在此，則心如懸旌，不能讀書，徒費時日，兼此數層，故孫卽定計打發他回，不復禁阻。

恰好鄭莘田先生

名世任長沙人，癸酉拔貢，小京官，由御史升給事中，現放貴西兵備道。

將去貴州上任。迂道走湖南省城，定於十六日起

程，孫卽將九弟託他，結伴同行。此係初八九起議，十四始決計。卽於數日內，將一切貨物辦齊，十五日僱車，鄭宅大車七輛，棗已於十三日僱定。九弟僱轎車一輛，價錢二十七千文。時價轎車本只要二千，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，牲口亦極好，其車較常車大二寸深一尺，坐者最舒服，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。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，僱底下人名向澤，其人新來，未知好歹，觀其光景，似尙有良心。

者。昨九弟出京，七日在任邱縣寄信來京云：向澤伺候甚好。

十六日未刻出京。孫送至城外二十里，見道上有積潦甚多，孫大不放

心，恐路上有翻車陷車等事，深爲懊悔。二十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，始稍放心。茲將九弟原信附呈。

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，先日交車行上脚大錢十三千五百文，及上車現錢六千文，兩項在外，外買貨物及送人東西另開一單，九弟帶回，外封銀十兩，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費。孫對九弟云：萬一少途費，卽扯此銀亦可，若到家後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，然途費亦斷不至少也。向澤訂工費大錢二千文，已在京交楚。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，孫屬其在省換小船到縣，向澤卽在縣城開銷他。向澤意欲送至家，如果到家，留住幾日打發，求祖父隨時斟酌。

九弟自到京後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，六月因甲三病耽擱半月餘，九月，弟欲歸不肯讀書，耽擱兩月，今春弟病耽擱兩月，其餘工夫或作或輟，雖多間斷，亦有長進。計此一年半之中，惟書法進功最大。外此則看鋼鑑三十六本，讀禮記四本，讀周禮一本，讀斯文精萃兩本半。因周禮讀不熟，故換讀精萃。作文六十餘篇，讀文三十餘首。

父親出京後，孫未嘗按期改文，未嘗講書，未能按期點詩文，此孫之過，無所逃罪者也。讀文作文全不

用心，凡事無虧，屢責不改，此九弟之過也。好與弟談倫常，講品行，使之擴見識，立遠志，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，將來有路可循。此孫堪對祖父者也。待兄甚敬，待姪輩甚慈，循規蹈矩，一切匪彝恣淫之事，毫不敢近，舉止大方，性情摯厚，此弟之好處也。弟有最壞之處，在於不知艱苦，年紀本輕，又未嘗辛苦，宜其不知，再過幾年，應該知道。

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，孫恐家中駭異，疑兄弟或有嫌隙，致生憂慮，故將在京出京情形，述其梗概，至瑣細之故，九弟到家詳述，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。

孫身體如常，惟常耳鳴，不解何故。孫婦及曾孫兄妹二人皆好。丫鬟因其年已長，其人大蠢，已與媒婆

兌換一個，京城有官媒婆，凡買賣婢皆由他經紀。彼此不找一錢。此婢名雙喜，天津人，年十三歲，貌比春奕更陋，而略聰明。

寓中男僕皆如故。同縣謝果堂先生爲其子捐鹽大使，王道隆王復信之姪捐府經歷，黃鑑之子捐典史，以

外無人。孫在京一切自宜謹慎，伏望堂上大人放心。孫謹稟。

○葢，葢會切。(尸×)葢，爾小兒。言燈臂之小，不足以當車轍之重也。○書：「無從匪彝，無卽恣淫。」匪彝，恣淫。違背典常，放縱無度也。

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

孫男國藩跪稟祖母大人萬福金安。

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，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，內有叔父信，及歐陽牧雲致函，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佔犯致恙，不藥而愈，可勝欣幸！

高麗參足以補氣，然身上稍有寒熱，服之便不相宜，以後務須斟酌用之。若微覺感冒，卽忌用此物。平日康強時，和入丸藥內服最好。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，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？若其不足，須寫信來京，以便覓便寄回。

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，頗難爲懷，然大器晚成，堂上不必以此置慮。聞六弟將有夢熊之喜，幸甚！近叔父爲孀母之病，勞苦憂鬱，有懷莫宣。今六弟一索得男，則叔父含飴弄孫，瓜瓞日蕃，其樂何如！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，其令嗣極孝，亦係兄子繼承者，先生今年六十五歲，得生一子，人皆以爲盛德之報。

英夷在江南，撫局已定，蓋金陵爲南北咽喉，逆夷旣以扼吭，而據要害，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，以安民而息兵。去年逆夷在廣東，曾經就撫，其費去六百萬兩，此次之費，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，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，不動帑藏者，皆不知的否？現在英夷船已全數出海，各處防海之兵，陸續撤回，天

津亦已撤退，議撫之使係伊里布、耆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。牛鑑有失地之罪，故撫局成後，卽革職拿問。伊里布去廣東，代奕山爲將軍。耆英爲兩江總督。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，將不知兵，兵不用命，於國威不無少損，然此次議撫，實出於不得已，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，四海宴然安堵，則以大事小，樂天之道，孰不以爲上策哉？

孫身體如常，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。同縣黃曉潭鑑渠薦一老媽吳姓來，渠在湘鄉苦請他來，而其妻凌虐婢僕，百般慘酷，黃求孫代爲開脫，孫接至家住一月，轉薦至方藥卿太守宗鈞處，託其帶回湖南，大約明春可到湘鄉。

今年進學之人，孫見題名錄僅認識彭惠田一人，不知二十三三四都進人否？謝寬仁吳光照取一等，皆少年可慕。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，不知卽黃星平否？

孫每接家信，常嫌其不詳，以後務求詳明，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，不妨寫出，使遊子如神在里門，各族戚家，尤須一一示知，幸甚！敬請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餘容後呈。孫謹稟。

○飴逸其切。(一)甘之甚者曰飴。後漢書馮太后詔曰：「吾但當含飴弄孫，不能復關政矣。」○飴迪醫切，音迭。(一)瓜之小者。詩：「絲絲瓜瓞。」言瓜之自小而大，日趨繁殖，喻子孫衆多也。○滂訥吾切。(去尤)滂，儲貨物之地。

幣養頤，又作化朗切，義同。穆伊里布滿洲鑲黃旗人，鴉片戰爭，爲欽差大臣，與英議和於江寧，爲中國外交失敗之始。官至廣州將軍，卒諡文敏。香英滿洲人，鴉片議和訂五口通商及割讓香港之約。官至兩廣總督大學士。英法軍入天津，赴津議和未成，檢回京，賜自盡。牛鑑，武藏人，累官兩江總督。英人入吳淞，陷寶山及鎮江等處，坐革職治罪。由交山清宗室，鑲黃旗人。禁烟事起，以靖遠將軍赴粵攻剿，英犯廣東，許給烟價六百萬，並割香港，議以窮蹙乞撫入告，事發，奪職。再起黑龍江將軍，與俄畫界，失地甚多。同治間封一等鎮國將軍，卒諡莊簡。

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

四位老弟足下。

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。自任邱發信之後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，不勝懸懸。不知道上不甚艱險否？四弟六弟院試，此時應已有信，而摺差久不見來，實深懸望。

予身體較九弟在京時一樣，總以耳鳴爲苦。問之吳竹如云：只有靜養一法，非藥物所能爲力。而應酬日繁，予又素性浮躁，何能著實靜養？擬搬進內城住，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，現在尙未找得。予時時自悔，終未能洗滌自新。九弟歸去之後，予定剛日讀經，柔日讀史之法，讀經常懶散不沈著，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，雖全不記憶，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。九月十一日起同人課議，每課一文

一詩，卽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。子文詩極爲同課人所贊賞，然子於八股絕無實學，雖感諸君獎許之慙，實則自愧愈深也。待下次摺差來，可付課文數篇回家，子居家懶做考差工夫，卽借此課以磨礪考具，或亦不至臨場窘迫耳。

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，來則作竟日之談，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。渠言有寶蘭泉者，嶺南人。見道極

精當平實，寶亦深知予者，彼此現尙未拜往。竹如必要子搬進城住，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。○倭

良峯先生，寶蘭泉可以友事。○師友夾持，雖懦夫亦有立志。予思朱子言：「爲學譬如熬肉，先須用猛

火煮，然後用慢火溫。」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，雖略有見識，乃是從悟境得來，偶用功亦不過

優游玩索已耳。如未沸之湯，遽用慢火溫之，將愈煮愈不熟矣。是以急思搬進城內，屏除一切，從事於

克己之學。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，而城外朋友，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，如邵蕙西、吳子序、何子

貞、陳岱雲是也。○蕙西嘗言：「與周公瑾交，如飲醇醪。」我兩人頗有此風味。」故每見輒長談不捨。

子序之爲人，予至今不能定其品，然讀見最大且精，嘗教我云：「用功譬若掘井，與其多掘數井皆不

及泉，何若老守一井，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？」此語正與子病相合，蓋子所謂井掘多而皆不及泉

者也。何子貞與子講字極相合，謂我真知大源，斷不可暴棄。子嘗謂天下萬事萬理，皆出於乾坤二卦。

卽以作字論之，純以神行，大氣鼓盪，脈絡周通，潛心內轉，此乾道也。結構精巧，向背有法，修短合度，此坤道也。凡乾以神氣言，凡坤以形質言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，卽此道也。樂本於乾，禮本於坤，作字而優游自得，真力彌滿者，卽樂之意也。絲絲入扣，轉折合法，卽禮之意也。偶與子貞言及此，子貞深以爲然，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。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相關，此九弟所知者也。

寫至此，接得家書，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，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，總由前定，絲毫不能勉強。吾輩讀書，只有兩事：一者進德之事，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，以圖無忝所生；一者修業之事，操習乎記頌詞章之術，以圖自衛其身。進德之事，難以盡言；至於修業以衛身，吾請言之：衛身莫大於謀食。農、工、商、勞力以求食者也。士勞心以求食者也。故或食祿於朝，教授於鄉，或爲傳舍之客，或爲入幕之賓，皆須計其所業，足以得食而無愧。科名者食祿之階也，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，而後得科名而無愧。食之得不得，窮通由天作主，子奪由人作主，業之精不精，則由我作主。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。農果力耕，雖有饑饉，必有豐年；商果積貨，雖有壅滯，必有通時；士果能精其業，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？卽終不得科名，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？然則，特患業之不精耳。求業之精，別無他法，曰專而已矣。諺曰：「藝多不養身，」謂不專也。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，不專之咎也。

諸弟總須力圖專業。如九弟志在習字，亦不必盡廢他業，但每日習字工夫，斷不可不提起精神，隨時隨事皆可觸悟。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？若志在窮經，則須專守一經；志在作制義，則須專看一家文稿；志在作古文，則須專看一家文集；作各體詩亦然，作試帖亦然；萬不可以兼營並鶩；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。切囑！切囑！千萬！千萬！

此後寫信來，諸弟各有專守之業，務須寫明，且須詳問極言，長篇累牘，使我讀其手書，即可知其志向。識見。凡專一業之人，必有心得，亦必有疑義。諸弟有心得，可以教我共賞之；有疑義，可以問我共析之；且書信既詳，則四千里外之兄弟，不啻晤言一室，樂何如乎？予生平於倫常中，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，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，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，是不孝之大者也。九弟在京年餘，進益無多，每一念及，無地自容。嗣後我寫諸弟信，總用此格紙，弟宜存留，每年裝訂成冊，其中好處，萬不可忽略看過。諸弟寫信寄我，亦須用一色格紙，以便裝訂。謝果堂先生出京後，來信并詩二首。先生年已六十餘，名望甚重，與予見面輒彼此傾心，別後又拳拳不忘，想見老輩愛才之篤。茲將詩并予送詩附閱，傳播里中，使共知此老爲大君子也。

予有大銅尺一方，屢尋不得，九弟已帶歸否？頻年寄黃芽白菜子，家中種之好否？在省時已買漆否？漆

匠果用何人信來并祈詳示兄國藩手具。

○饒海，姓唐，名鑑，善化人，仲冕子，由檢討歷官江寧布政使，有惠政。入爲太常卿。海疆事起，勅總督琦善、耆英等，直擊聞天下。卒謫職。○饒長峯，名仁，蒙古正紅旗人，屢官文藝殿大學士，精研義理之學。卒謫文職。○邵憲，四名懿，長仁和人，官刑部員外郎。其學禮以李光地方爲則，往往而折人過，終以此取戾於世。成豐中在籍殉難。吳子序，名嘉禧，南豐人，學邃於經。官編修，坐事落職。皮軍寨。成豐間以內閣中書治鄉兵，城陷，死之。何子貞，名詔，其號蛟叟，道州人，受漢子博涉羣書，尤精小學，草書爲一代之冠。○醇，殊勻切。(才又) 醇，勸致切。(乃么) 醇，醪酒之醴者。○邑戶位謂居其位而不事也。素餐，空食也。○季，季奉持之說。

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

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長沙所發信，內途中日記六頁，外藥子一包。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，欣慰以慰。自九弟出京後，余無日不憂慮，誠恐道路變故多端，難以臆揣。及讀來書，果不出吾所料，千辛萬苦，始得到家，幸哉！幸哉！鄭伴之不足恃，余早已知之矣。郁滋堂如此之好，余實不勝感激。在長沙時，曾未道及彭山配何也？又爲祖母買皮襖，極好！極好！可以補吾之過矣。

觀四弟來信甚詳，其發奮自勵之志，溢於行間，然必欲找館出外，此何意也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，容

易就擱，不如出外較清淨耳。然出外從師，則無甚就擱，若出外教書，其就擱更甚於家塾矣。且苟能發奮自立，則家塾可讀書；卽曠野之地，熱鬧之場，亦可讀書；負薪牧豕，皆可讀書。苟不能發奮自立，則家塾不宜讀書；卽清淨之鄉，神仙之境，皆不能讀書。何必擇地？何必擇時？但有開立志之真不真耳。

六弟自怨數奇，余亦深以爲然。然屈於小試，輒發牢騷，吾竊笑其志之小，而所憂之不大也。君子之立志也，有「民胞物與」之量，有「內聖外王」之業，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，不愧爲天地之完人；故其爲憂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，以德不修，學不講爲憂也。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，蠻夷猾夏則憂之，小人在位，賢才否閉則憂之，匹夫匹婦不被已澤則憂之，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，此君子之所憂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飢飽，世俗之榮辱，得失，貴賤，毀譽，君子固不暇憂及也。

六弟屈於小試，自稱數奇，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。蓋人不讀書則已，亦既自名曰讀書人，則必從事於大學。大學之綱領有三：「明德」、「新民」、「止至善」。皆我分內事也。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，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，則讀書何用？雖使能文能詩，博雅自詡，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，豈可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乎？

朝廷以制藝取士，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，必能明聖賢之理，行聖賢之行，可以居官莅民，整躬率物也。

若以「明德」「新民」爲分外事，則雖能文能詩，而於修己治人之道，實茫然不講，朝廷用此等人作官，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？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，則大學之綱領，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。

其條目有八，自我觀之，其致功之處，則僅二者而已。曰：「格物。」曰：「誠意。」「格物」致知之事也。「誠意」力行之事也。物者何？卽所謂本末之物也。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國、天下，皆物也。天地萬物皆物也。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。格者，卽物而窮其理也。如事親定省，物也；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，卽格物也。事兄隨行，物也；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，卽格物也。吾心，物也；究其存心之理，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，卽格物也。吾身，物也；究其敬身之理，又博究其「立齋坐尸」以敬身之理，卽格物也。每日所看之書，句句皆物也；切己體察，窮究其理，卽格物也。此致知之事也。所謂誠意者，卽其所知而力行之，是不欺也。知一句便行一句；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並進，下學在此，上達亦在此。

吾友吳竹如[○]格物工夫頗深，一事一物皆求其理。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，每日有日課冊，一日之中，一念之差，一事之失，一言一默，皆筆之於書，書皆楷字，三月則訂一本。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蓋其慎獨之嚴，雖妄念偶動，必卽時克治而著之於書，故所讀之書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藥。茲將良峯先生日課抄三頁，付歸與諸弟看。

余自十月初一日起，亦照良峯樣，每日一念一事，皆寫之於冊，以便觸目克治，亦寫楷書。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，亦有日課冊。樹堂極爲虛心，愛我如兄，敬我如師，將來必有所成。余向來有無恆之弊，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，可保終身有恆矣。蓋明師益友，重重夾持，能進不能退也。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，因今日鏡海先生來，要將本子帶回去，故不及鈔。十一月有摺差，准鈔幾頁付回也。

余之益友，如倭良峯之瑟偶，令人對之肅然。吳竹如、寶蘭泉之精義，一言一事，必求至是。吳子序、邵蕙西之談經，深思明辨。何子貞之談字，其精妙處，無一不合，其談詩尤最符契。子貞深喜吾詩，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。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。馮樹堂、陳岱雲之立志，汲汲不遑，亦良友也。鏡海先生，吾雖未嘗執贄請業，而心已師之矣。吾每作書與諸弟，不覺其言之長，想諸弟或厭煩，懶看矣。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，我實樂之，如獲至寶，人固各有性情也。

余自十月初一日起，記日課，念念欲改過自新。思從前與小珊有隙，實是一朝之忿，不近人情，即欲登門謝罪，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，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，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，從此歡笑如初，前隙盡釋矣。金竺度報滿用知縣，現住小珊家，喉痛月餘，現已全好。李碧峯在湯家如故。易蓮勛要出門就館，現亦甚用功，亦學倭良峯者也。

同鄉李石梧已升陝西巡撫。①兩大將軍皆鎮紮解京治罪，擬斬監候。英夷之事業已和撫，去銀二千一百萬兩，又各處讓他碼頭五處，現在英夷已全退矣。兩江總督牛鑑亦鎮解刑部治罪。近事大略如此。容再續書。兄國藩手具。

①民胞物與，張子西銘：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」內聖外王，言學術體用兼備，各極其至也。莊子：「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闇而不明，鬱而不發。」程顥曰：「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。」②大學書名，四書之一。③格物大學：「致知在格物。」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致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④吳竹如名廷棧，霍山人，以拔貢官至刑部右侍郎。其學以明體達用爲本。告歸後，日食不給，處之晏然。有拙錄集。⑤恐備見詩經衛風淇澳之篇。恐嚴密煥。備武毅說。⑥曾止肆切（中）初見時所執物也。今謂之見面禮。⑦李石梧名星沅，湘陰人。由編修官至兩江總督，卒諡文恭。有字香山館集。

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

諸位賢弟足下。十一月十七寄第三號信，想已收到。父親到縣納漕，①諸弟何不寄一信交縣城轉寄省城也。以後凡遇有便，即須寄信，切要切要！九弟到家，徧走各親戚家，必各有一番景況，何不詳以告我。四妹小產以後，生育頗難，然此事最大，斷不可以人力勉強，勸渠家只須聽其自然，不可過於矜持。又聞四妹起最晏，往往其姑反服事他，此反常之事，最足折福。天下未有不孝之婦，而可得好處者，諸

弟必須時勸導之，曉之以大義。諸弟在家讀書，不審每日如何用功？

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，雖懶惰如故，而每日楷書寫日記，每日讀史十葉，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，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。十月二十一日，立誓永戒吃水煙，泊今已兩月不吃煙，習慣成自然矣。予自立課程甚多，惟記茶餘偶談，讀史十葉，寫日記楷本，此三事者，誓終身不間斷也。諸弟每人自立課程，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，雖行船走路，俱須帶在身邊。予除此三事外，他課程不必能有成，而此三事者，將終身以之。

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，曾與九弟詳細道及。後因採擇經史，若非經史爛熟胸中，則割裂零碎，毫無線索；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，尤爲浩繁，雖鈔數百卷，猶不能盡收。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、義補諸書，乃胸中自有條例，自有議論，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，非翻書而徧鈔之也。然後知著書之難，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，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，議論愈貫串，仍當爲之。

現在朋友愈多，講躬行心得者，則有鏡海先生、良峯前輩、吳竹如、寶蘭泉、馮樹堂。窮經知道者，則有吳子序、邵薰西。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，則有何子貞。才氣奔放，則有湯海秋。英氣逼人，志大神靜，則有黃子壽。又有王少鶴、名錫振、廣西主事，年二十七歲，張筱浦之妹夫；朱廉甫、名琦、廣西乙

未翰林；吳莘翁名尙志，^①廣東人，吳撫臺之世兄；龐作人名文壽，浙江人。此四君者，皆聞余名而先來拜，雖所造有深淺，要皆有志之士，不甘居於庸碌者也。京師爲人文淵藪，不求則無之，愈求則愈出。近來聞好友甚多，予不欲先去拜別人，恐徒標榜虛聲。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，此大益也；標榜以盜虛名，是大損也。天下有益之事，卽有足損者，寓乎其中，不可不辨。

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，共六千餘字，真奇才也。子壽戊戌年始作破題，而六年之中，遂成大學問；此天分獨絕，萬不可學而至，諸弟不必震而驚之。予不願諸弟學他，但願諸弟學吳世兄、何世兄、吳竹如之世兄，現亦學良峯先生寫日記，言有矩，動有法，其靜氣實實可愛。何子貞之世兄，每日自朝至夕，總是溫書，三百六十日，除作詩文時，無一刻不溫書，真可謂有恆者矣。故予從前限功課教諸弟，近來寫信寄弟，從不另開課程，但教諸弟有恆而已。

蓋士人讀書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識，第三要有恆。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，有識則知學問無盡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；如河伯之觀海，如井蛙之窺天，皆無識者也。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。此三者，缺一不可。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，至於有志有恆，則諸弟勉之而已。予身體甚弱，不能苦思，苦思則頭暈，不耐久坐，久坐則倦乏，時時屬望，惟諸弟而已。

明年正月恭逢祖大人七十大壽。京城以進十爲正慶，予本擬在戲園設壽筵，竇蘭泉及良峯先生勸止之，故不復張筵。蓋京城張筵唱戲，名爲慶壽，實則打把戲。蘭泉之勸止，正以此故。現在作壽屏兩架，一架淳化箋四大幅，係何子貞撰文並書，字有茶碗口大。一架冷金箋八小幅，係吳子序撰文，子自書。淳化箋係內府用紙，紙厚如箋，光彩耀目，尋常琉璃廠無有也。昨日偶有之，因買四張。子貞字甚古雅，惜太大，萬不能寄回，奈何！奈何！

姪兒甲三體日胖而頗蠢，夜間小解，知自報，不至於溼牀褥。女兒體好，最易扶攜，全不勞大人費心力。今年冬間賀耦庚先生寄三十金，李雙圃先生寄二十金，其餘尙有小進項。湯海秋又自言借百金與我用，計還清蘭溪寄雲外，尙可寬裕過年。統計今年除借會館房錢外，僅借百五十金，借雲則略多些。借雲言在京已該帳九百餘金，家中亦有此數，將來正不易還。寒士出身，不知何日是了也！我在京該帳尙不過四百金，然苟不得差，則日見日繁矣。書不能盡言，惟諸弟鑒察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○納糟卽完糧也。

○湯海秋名鵬，益陽人，以御史劾工部尙書宗室載齡罷回戶部。有浮丘子、海秋詩文集。

○黃子壽

名彭年，貴英人。輔辰子，由進士官至湖北布政使，以整飭風紀，扶植士類爲己任。

○王錫振，一字定父，馬平人，由主事官

通政使，有龍壁山房集。

○筱洗天切。（丁一么）

○朱琦字濂甫，臨桂人，由編修以道員守杭州，死難，有怡志堂集。

○畚欲退切。（口）

○賀楓庚名長齡，善化人，以進士官至雲貴總督，坐永昌回鑾落職，爲學以導養身心爲主，有耐庵

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

溫甫六弟左右。○五月二十九、六月初一、連接弟三月初一、四月二十五、五月初一、三次所發之信，并四書文二首，筆仗實實可愛。信中有云：「於兄弟則直達其隱，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。」此數語有大道理。余之行事，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，何妨直情徑行。昨接四弟信，始知家人天親之地，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，吾過矣！吾過矣！香海爲人最好，吾雖未與久居，而相知頗深，爾以兄事之可也。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，大約可爲爾之師，或師之，或友之，在弟自爲審擇。若果威儀可則，淳實宏通，師之可也。若僅博雅能文，友之可也。或師或友，皆宜常存敬畏之心，不宜視爲等夷，漸至慢襲，則不復能受其益矣。

爾三月之信，所定功課太多，多則必不能專，萬萬不可！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，此不可不熟看之書。爾既看史記，則斷不可看他書。功課無一定呆法，但須專耳。余從前教諸弟，常限以功課。近來覺限人以課程，往往強人以所難，苟其不願，雖日日遵照限程，亦復無益，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。專字

之外，又有數語教弟，茲特將冷金箋寫出，弟可貼之座右，時時省覽，并鈔一付寄家中三弟。香海言時文須學東萊博議，甚是。爾先須過筆圈點一編，然後自選幾篇讀熟，卽不讀亦可。無論何書，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編。不然，亂緒幾葉，摘鈔幾篇，而此書之大局精處，茫然不知也。

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，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。此事人人意見各殊，嗜好不同。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，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，於五律則喜讀杜集，七律亦最喜杜詩，而若不能步趨，故兼讀元遺山集。吾作詩最短於七律，他體皆有心得，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。爾要學詩，先須看一家集，不要東繙西閱，先須學一體，不可各體同學，蓋明一體則皆明也。凌笛舟最善爲律詩，若在省，爾可就之求教。

習字臨千字文亦可，但須有恆，每日臨帖一百字，萬萬無間斷，則數年必成書家矣。陳季牧最喜談字，且深思善悟，吾見其寄信，實能知寫字之法，可愛！可畏！爾可從之切磋。此等好學之友，愈多愈好。來信要我寄詩回南，余今年身體不甚壯健，不能用心，故作詩絕少，僅作感春詩七古五章，慷慨悲歌，自謂不讓陳臥子，而語太激烈，不敢示人，餘則僅作應酬詩數首，了無可觀。頃作寄賢弟詩二首，弟觀之以爲何如？

京筆現在無便可寄，總在秋間寄回。若無筆寫，暫向陳季牧借一枝，後日還他可也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○溫甫名國華，即六弟。以同知隨李續賓死羅三河，謚忠烈。○喪息子切，（丁一廿）極也。性惰也。

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

澄侯、叔濟、季洪三弟左右。五月底連接三月一日、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。四弟之信，具見真性情，有困心橫慮鬱積思通之象。此事斷不可求速效，求速效則必「助長」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。祇要日積月累，如愚公之移山，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；愈欲速則愈銅蔽矣。○

來書往往詞不達意，我能深諒其苦。今人都將「學」字看錯了，若細讀「賢賢易色」一章，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。於「孝弟」兩字上，盡一分便是一分學，盡十分便是十分學。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，於孝弟倫紀之大，反似乎與書不相關，殊不知書上所載的，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，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。若果事事做得，卽筆下說不出何妨？若事事不能做，並有虧於倫紀之大，卽文章說得好，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。

賢弟性情真摯，而短於詩文，何不日日在「孝弟」兩字上用功，曲禮內則所說的，句句依他做出，

務使祖父母、父母、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，無一時不順適，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，秩然有序，此真大學問也。若詩文不好，此小事不足計，卽好極亦不值一錢，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？

科名之所以可貴者，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，謂祿仕可以養親也。今吾已得之矣，卽使諸弟不得，亦可以承歡，可以養親，何必兄弟盡得哉？賢弟若細思此理，但於孝弟上用功，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。凡作字總須得勢，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。三弟之字，筆筆無勢，是以局促不能遠縱。去年曾與九弟說及，想近來已忘之矣。九弟欲看余白摺，余所寫摺子甚少，故不付。

大銅尺已經尋得，付筆回南，目前實無妙便，俟秋間定當付還。去年所寄牧雲信未寄去，但其信前半勸牧雲用功，後半勸凌雲莫看地，實有道理。九弟可將其信鈔一徧，仍交與他，但將紡棉花一段刪去可也。地仙爲人主葬，害人一家，喪良心不少，未有不家敗人亡者，不可不力阻凌雲也。至於紡棉花之說，如直隸之三河縣、靈壽縣，無論貧富男婦，人人紡布爲生，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。江南之婦人耕田，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。湖南如瀏陽之夏布，祁陽之葛布，宜昌之棉布，皆無論貧富男婦，人人依以爲業，此并不足爲駭異也。第風俗難以遽變，必至駭人聽聞，不如刪去一段爲妙。書不盡言，兄國藩手草。

○鋼鑄塞也。截障隔也。○真不虛偽也。學無切也。

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

四位老弟左右。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諸弟信，係臘月十六在省城發，不勝欣慰！四弟女許朱良四姻伯之孫，蘭姊女許賀孝七之子，人家甚好，可賀。惟蕙妹家頗可慮，亦家運也。

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，羅羅山兄處附課甚好。既在此附課，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，以明有所專主也。凡事皆貴專，求師不專，則受益也不入；求友不專，則博愛而不親；心有所專宗，而博觀他塗，以擴其識，亦無不可；無所專宗，而見異思遷，此眩彼奪，則大不可。羅山兄甚爲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，有楊生任光者，亦能道其梗概，則其可爲師表明矣。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。

在省用錢，可在家中支用。銀三十兩則夠二第一年之用。亦在吾寄一千兩之內。予不能別寄與弟也。我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京，

彼時無摺差回南，至十二月中旬始發信。乃兩弟之信罵我糊塗，何不檢點至此！趙子舟與我同行，曾無一信，其糊塗更何如耶！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臘月初未嘗接一家信，我在蜀可寫信由京寄家，豈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？又將罵何人糊塗耶？凡動筆不可不檢點！

陳堯農先生信至今未接到。黃仙垣未到京。家中付物難於費心，以後一切布線等物均不必付。九弟

與鄭、陳、馮、曹四信，寫作俱佳，可喜之至。六弟與我信，字太草率，此關乎一生福分，故不能不告汝也。四弟寫信，語太不圓，由於天分，吾不復責。餘容續布。諸惟心照。兄國藩手具。

○羅羅山，名澤南，湘鄉人，以慶生車擲勇轉戰皆捷，積功至布政使，授武漢中徽卒。臨終曰：「亂極時，站得定，方爲有用之學。」
○嚴忠節。○劉震仙，名啓，以諸生從縣乘章入蜀，運籌決策，官至陝西巡撫。有養晦堂詩文集。

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

六弟九弟左右。三月八日接到兩弟二月十五所發信，信面載第二號，則知第一號信未到，比去提塘追索，渠云並未到京，恐尙在省未發也。以後信宜交提塘掛號，不宜交摺差手，反至差錯。

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，計共發信七八次。兄到京後，家人共檢出二次，一係五月二十二日發，一係十月十六日發，其餘皆不見。遠信難達，往往似此臘月信有「糊塗」字樣，亦情之不能禁者；蓋望眼欲穿之時，疑信雜生，怨怒交至；惟骨肉之情愈摯，則望之愈殷；望之愈殷，則責之愈切；度日如年，居室如圍牆，望好音如萬金之獲，聞謠言如風聲鶴唳；○又加以堂上之懸思，重以嚴寒之逼人，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冒者，○情之至也。然爲兄者，觀此二字，則雖曲諒其情，亦不能不責之；非責其情，責其

字句之不檢點耳；何芥蒂之有哉？至於回京時有摺弁南還，則兄實不知。當到家之際，門幾如市，諸務繁劇，吾弟可想而知。兄意謂家中接榜後，再發一信，則萬事可以放心矣，豈尚有懸挂者哉？來書辨論詳明，兄今不復辨。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，而赤誠不曾目見，本無纖毫之疑，何必因二字而多費唇舌？以後來信，萬萬不必提起可也。

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族戚之用。來書云：「非有未經審量之處，卽似稍有近名之心。」此二語推勘入微，兄不能不內省者也。又云：「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，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，而姑爲是言？」斯二語者，毋亦擬兄於不倫乎？兄雖不肖，何至鄙且奸至如此之甚？所以爲此者，蓋族戚中有斷不可不一援手之人，而其餘則牽連而及。

兄己亥年至外家，見大舅陶穴而居，種菜而食，爲惻然者久之。通十舅送我謂曰：「外甥做外官，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。」南五舅送至長沙，握手曰：「明年送外甥婦來京。」余曰：「京城苦，舅勿來。」舅曰：「然，然吾終尋汝任所也。」言已泣下。兄念母舅皆已年高，飢之況可想，而十舅且死矣。及今不一援手，則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？十舅雖死，兄意猶當卹其妻子，且從俗爲之延僧，如所謂道場者，以慰逝者之魂，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。我弟我弟，以爲可乎？

蘭姊蕙妹家運皆舛，兄好爲譏微之妄談，蘭姊猶可支撐，蕙妹再過數年，則不能自存活矣。同胞之愛，縱彼無缺望，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？

歐陽滄溟先生夙債甚多，其家之苦況，又有非吾家可比者。故其母喪，不能稍隆厥禮。岳母送余時，亦涕泣而道，兄贈之獨豐，則猶徇世俗之見也。

楚善叔爲債主逼迫，捨地無門，二伯祖母常爲余泣言之。又泣告子植曰：「八兒夜來淚注地濕，圍徑五尺也。」而田貨於我家，價既不昂，事又多磨，嘗貽書於我，備陳吞聲飲泣之狀，此子植所親見，兄弟嘗歎歎久之。

丹閣叔與寶田表叔昔與同硯席十年，豈意今日雲泥隔絕至此？知其窘迫難堪之時，必有飲恨於實命之不猶者矣。丹閣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，賢弟諒其景況，豈易辦八千者乎？以爲喜極固可感也，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。

任尊叔見我得官，其歡喜出於至誠，亦可思也。竟希公一項，當甲午年抽公項三十二千爲賀禮，渠兩房頗不悅，祖父曰：「待藩孫得官，第一件先復竟希公項。」此語言之已熟，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譏耳。同爲竟希公之嗣，而菀枯懸殊若此，設造物者，一旦移其菀於彼二房，而移其枯於我房，則無論

六百，卽六兩亦安可得耶？

六弟九弟之岳家，皆寡婦孤兒，稿餓無策，我家不拯之，則孰拯之者？我家少八兩，未必遂爲債戶逼取，渠得八兩，則舉室回春。賢弟試設身處地，而知其如救水火也。

彭王姑待我甚厚，晚年家貧，見我輒泣。茲王姑已沒，故贈宣仁王姑丈，亦不忍以死視王姑之意也。七則姑之子，與我同孩提長養，及舅祖，則推祖母之愛而及也。彭舅曾祖且推祖父之愛而及也。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，則因覺菴師而牽連及之者也。其餘餽贈之人，非實有不忍於心者，則皆因人而及，非敢有意討好，沽名釣譽，又安敢以己之豪爽，形祖父之刻蓄，爲此姦鄙之心之形也哉！

諸弟生我十年以後，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尙好，以爲本分如此耳；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同盛者也。兄悉見其盛時氣象，而今日零落如此，則大難爲情矣！凡盛衰在氣象，氣象盛則雖飢亦樂，氣象衰則雖飽亦憂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，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，不足此數，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，或處葛熊二家之地，賢弟能一日以安乎？凡遇之豐蓄順舛，有數存焉，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。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，卽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。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，常覺天之過厚於我，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；君子之處齋境，亦兢兢焉，常覺天之厚於我，我非果厚也，以爲較之尤蓄者而

我固已厚矣。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知我者，此之謂也。來書有區區千金數字，其母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？兄嘗觀易之道，察盈虛稍息之理，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。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天有孤虛，地闕東南，未有常全而不缺者。剝也者，復之幾也。君子以爲可喜也。夬也者，妒之漸也。君子以爲可危也。是故既吉矣，則由吝以趨於凶；既凶矣，則由悔以趨於吉。君子但知有悔耳，悔者所以守其缺，而不敢求全也。小人則時時求全，全者既得，而吝與凶隨之矣。衆人常缺，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豈若是不公平乎？今吾家椿萱重慶，兄弟無故，京師無比美者，亦可謂至萬全者矣。故兄但求缺陷，名所居曰：「求缺齋。」蓋求缺於他事，而求全於堂上，此則區區之至願也。

家中舊債不能悉清，堂上衣服不能多辦，諸弟所需不能一給，亦求缺陷之義也。內人不明此意，時時欲置辦衣服，兄亦時時教之。今幸未全備，待其全時，則吝與凶隨之矣；此最可畏者也。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闈之間，此是缺陷。吾弟常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，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。吾弟聰明絕人，將來見道有得，必且踐余之言也。

至於家中欠債則兄實有不盡知者。去年二月十六，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云：「年事一切銀數敷用有餘，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，家中極爲順遂，故不窘迫。」父親所言如此，兄亦不甚了了，不知

所完究係何項？未完尙有何項？兄所知者，僅江孝七外祖百兩，朱嵐暄五十兩而已。其餘如耒陽本家之帳，則兄由京寄還，不與家中相干。甲午冬借添梓坪錢五十千，尙不知作何還法？正擬此次稟問祖父。此外帳目兄實不知，下次信來，務望詳開一單，使兄得漸次籌劃。如弟所云：「家中欠債千餘金。」若兄早知之，亦斷不肯以四百贈人矣。如今信去已閱三月，餽贈戚族之語，不知鄉黨已傳播否？若已傳播而實不至，則祖父受膏吝之名，我加一信，亦難免「二三其德」之誚；此兄讀兩地來書，所爲躊躇而無策也。茲特呈堂上一稟，依九昌之言書之，謂朱嘯山曾受恬處二百落空，非初意所料。其餽贈之項，聽祖父叔父裁奪；或以二百爲贈，每人減半亦可，或家中十分窘迫，卽不贈亦可。戚族來者，家中卽以此信示之，庶不悖於「過則歸己」之義，賢弟觀之以爲何如也？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，慨然贈之，則此稟不必付歸，兄另有安信付去，恐堂上慷慨持贈，反因接吾書而尼沮。凡仁心之發，必一鼓作氣，盡吾力之所能爲，稍有轉念，則疑心生，私心亦生。疑心生，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；私心生，則好惡偏，而輕重乖矣。使家中慷慨樂與，則愼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。使堂上無轉念，則此舉也，阿兄發之，堂上成之，無論其爲是爲非，諸弟置之不論可耳。向使去年得雲貴廣西等省苦差，並無一錢寄家，家中亦不能責我也。

九弟來書，楷法佳妙，余愛之不忍釋手，起筆收筆皆藏鋒，無一筆撒手亂丟，所謂「有往皆復」也。想與陳季牧講究，彼此各有心得，可喜！可喜！然吾所教爾者，尚有二事焉：一曰「換筆」。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，如繩索然，第一股在上，一換則第二股在上，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。筆尖之著紙者，僅少許耳。此少許者，吾當作四方鐵筆用，起處東方在左，西方在右，一換則東方在右矣。筆尖無所謂方也，我心中常覺其方，一換而東，再換而北，三換而西，則筆尖四面有鋒，不僅一面相向矣。二曰「結字有法」。結字之法無窮，但求胸有成竹耳。六弟之信，文筆拗而勁，九弟文筆婉而達，將來皆必有成，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？萬不可徒看考墨卷，汨沒性靈。每日習字不必多，作百字可耳。讀背誦之書不必多，十葉可耳。看涉獵之書不必多，亦十葉可耳。但一部未完，不可換他部，此萬萬不易之道。阿兄數千里外，教爾僅此一語耳。

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，極所欽仰，惜不能會面暢談。余近來讀書無所得，酬應之繁，日不暇給，實實可厭。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，將來此事當有成就，恨當世無韓愈、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正耳！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，無論是否，且試拈筆爲之，及今不作，將來年長，愈怕醜而不爲矣。每月六課，不必其定作時文也。古文、詩、賦、四六，無所不作，行之有常，將來百川分流，同歸於海，則通一藝卽通

衆藝，通於藝即通於道，初不分而二之也。此論雖大高，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，使知大本大原，則心有一定，而不至於搖搖無著。雖當其應試之時，全無得失之見，亂其意中，即其用力舉業之時，亦於正業不相妨礙。諸弟試靜心領略，亦可徐徐會悟也。

○風聲鶴唳：晉書苻堅衆被百萬，逼淝水而陣，前鋒劉牢之請秦兵少却，以八千人涉水，堅衆崩潰，而風聲鶴唳，皆以爲晉兵且至。○晉里義切（夕）：猶相罵也。正斥曰罵，旁及曰晉。○外：銷亂也。○辱：其也。○款：戲泣餘聲也。○韓詩外傳：「雍門周鼓琴，孟嘗軟歎就之。」○尙：荒廢憂貌。枯槁也。若枯以喻榮辱優劣。○劉復：夫如皆周易卦名。○隨：隨隨豫也。○汨：沒，沒沈意。

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自省城所發信，具悉一切。母親齒痛，不知比從前略鬆否？現服何藥？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看。叔父之病至今未愈，想甚沈重，望將藥方病症書明寄京。劉東屏醫道甚精，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膽大，不知近日精進何如？務宜慎之又慎。王率五荒唐如此，何以善其後？若使到京，男當嚴以束之，婉以勸之。明年會試後，偕公車南歸，自然安置妥當，家中儘可放心，特恐其不到京耳。

本家受恬之銀，男當寫信去催。江西撫台係男戊戌座師，男可寫信提及，亦不能言調劑之說。常南陔之世兄，○聞其宦家習氣太重，孫男孫女尙幼，不必急於聯婚。且男之意，兒女聯姻，但求勤儉孝友之家，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，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，不知大人意見何如？望即日將常家女庚退去，託陽九婉言以謝。渠託買高麗參，因親事不成，亦不便買。本家道三兄弟託薦館，男當代爲留心，然分發湖南者，即使在京答應，未必到省果去找他，此亦不可靠者也。常南陔處卽由男寫信回覆。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，不知祖父、父親、叔父之意云何？男之淺見，不送則家家不送，要送則家家全送，要減則每家減去一半，不減則家家不減，不然口惠而實不至，親族之間，嫌怨叢生，將來豈生不測。○反成仇讐，伏乞堂上審慎施行。百叩百叩。男謹稟。

○常南陔名大淳，衡陽人，咸豐間官至湖北巡撫，城陷投井死。謚文節。
○豎有豎，不可失也。
○豎喜印切，（丁一）血祭也。又作隙，左傳

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六月二十三日男發第七號信交摺差，七月初一日發第八號交王仕四手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六月二十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，八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二十九日書，皆言忙迫之至，寥寥數語，字跡潦草，即縣試案首前列皆不寫出。同鄉有同日接信者，即考古、考老生，皆已詳載。同一摺差也，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，諸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迫何也？且次忙迫，無一次稍從容者又何也？

男等在京大小平安。同鄉諸家皆好。惟湯海秋於七月八日得病，初九未刻即逝。六月二十八考教習，馮樹堂、郭筠仙、朱嘯山皆取。○湖南今年考差，僅何子貞得差，餘皆未放；惟陳岱雲光景最苦，男因去年之病，反以不放爲樂。王仕四已善爲遣回。率五大約在糧船回，現尙未定。渠身體平安，二妹不必置心。

叔父之病，男累求詳信直告，至今未得，實不放心。甲三讀爾雅每日二十餘字，頗肯率教。六弟今年正月信，欲從羅羅山處附課，男甚喜之；後來信絕不提及，不知何故所附來京之文，殊不甚好。在省讀書二年，不見長進，男心實憂之而無如何？只恨男不善教誨而已。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；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。○此最壞事。四弟九弟雖不長進，亦不自滿。求大人教六弟總期不自滿足爲要。餘俟續呈。男謹稟。

○鄒琦，仙名嵩巖，湘陰人，由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，充出使英法大臣，取諸公者僅薪水屋租二事，著書甚多，學者稱養知先生。
○夜郎，自大夜郎今貴州西境，漢西南夷小國，見漢使言：「漢孰與我大。」今以譏自大者。

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

孫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

八月二十七日接到七月十五二十五兩次所發之信，內祖父母各一信，父親、母親、叔父各一信，諸弟亦皆有信，欣悉一切，慰幸之至。叔父之病，得此次之信，始可放心。祖父正月手書之信，孫比收他處，後偶忘之，近亦尋出。孫七月二十發第九號信，不知到否？

八月二十八日，陳岱雲之弟送靈輿回南，坐糧船，孫以率五妹夫與之同伴南歸，船錢飯錢陳宅皆不受，孫送至城外，率五揮淚而別，甚爲可憐。率五來意，本欲考供事，冀得一官以養家。孫以供事必須十餘年，乃可得一典史，宦海風波，安危莫卜，卑官小吏，尤多危機，每見佐雜末秩，下場鮮有好者。孫在外已久，閱歷已多，故再三苦言，勸率五居鄉，勤儉守舊，不必出外做官。勸之既久，率五亦以爲然。其打發行李諸物，孫一一辦妥，另開單呈覽。孫送率五歸家，卽於是日申刻生女，母女俱平安。

前正月間孫寄銀回南，有餽贈親族之意，理宜由堂上定數目，方合內則不敢私與之道。孫比時糊塗，擅開一單，輕重之際，多不妥當。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減，方爲得宜。但岳家太多，他處相形見絀，孫稍有不安耳。率五至家，大約在春初可以到家。渠不告而出，心中懷慚，到家後，望大人不加責，並戒家中及近處無譏訕爲幸。孫謹稟。

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

四位老弟左右。

昨二十七日接信，快暢之至！以信多而處處詳明也。四弟七夕詩甚佳，已詳批詩後。從此多作詩亦甚好，但須有志有恆，乃有成就耳。余於詩亦有工夫，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，可與發吾狂言者。但人事太多，故不常作詩，用心思索，則無時敢忘之耳。

吾人只有「進德」「修業」兩事靠得住。進德則孝、弟、仁、義是也。修業則詩、文、作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則我之尺也，得寸則我之寸也。今日進一分德，便算積了一升穀；明日修一分業，又算餘了一文錢；德業並增，則家私日起。至於功名富貴，悉由命定，絲毫不能自主。昔某官有一門生，爲本省

學政，託以兩孫，當面拜爲門生。後其兩孫考，臨場大病，科考丁艱，竟不入學。數年後兩孫乃皆入學，其長者仍得兩榜。此可見早遲之際，時刻皆有前定。盡其在我，聽其在天，萬不可稍生妄想。六弟天分較諸弟更高，今年受黜，未免憤怨，然及此正可困心積慮，大加「臥薪嘗膽」之功，一切不可因憤廢學。九弟勸我治家之法，甚有道理，喜甚！慰甚！自荆七遣去之後，家中亦甚整齊，問率五歸家便知。書曰：「非知之艱，行之維艱。」九弟所言之理，亦我所深知者；但不能莊嚴威厲，使人望若神明耳。自此後，當以九弟言書諸紳而刻刻警省。季弟信天性篤厚，誠如四弟所云，樂何如之。求我示讀書之法，及進德之道，另紙開示，餘不具。國藩手草。

○臥薪嘗膽，謂刻苦自勵。昔越王勾踐兵敗，棲於會稽，臥薪嘗膽，以求報吳，卒興越國。

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八月二十九日男發第十號信，備載二十八生女，及率五回南事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身體平安，家婦月內甚好，去年月裏有病，今年盡除去。孫兒女皆好。

初十日順天鄉試發榜，湖南中三人，長沙周荇農中南元。原名康立率五之歸，本擬附家心齋處，因率五不願坐車，故附陳岱雲之弟處，同坐糧船。昨岱雲自天津歸云：船不甚好，男頗不放心。幸船上人多，應無可慮。

諸弟考試後盡肄業小羅巷庵，不知勤惰若何？此時惟季弟較小，三弟俱年過二十，總以看書爲主。我境惟彭薄墅先生看書略多，自後無一人講究者，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。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，彼不看書者，亦仍不利考如故也。我家諸弟，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，無論文章之工不工，總以看書爲急。不然，則年歲日長，科名無成，學問亦無一字可靠，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。或經、或史、或詩集、文集，每日總宜看二十葉。男今年以來，無日不看書，雖萬事叢忙，亦不廢正業。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，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，九弟若去，應有進益。望大人斟酌行之，男不敢自主，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。若愧奮直進，有破釜沈舟之志，則遠遊不負。若徒悠悠因循，則近處儘可度日，何必遠行百里外哉？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。餘容續呈。男謹稟。

○破釜沈舟項羽救鉅鹿，皆沈船破釜，以示士卒無一還心。今用爲有決心之喻。

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

四位老弟足下。

自七月發信後，未接諸弟信。鄉間寄信較省城百倍之難，故余亦不望也。

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，此意甚佳。霞仙近來讀朱子書，大有所見，不知其言語、容止、規模、氣象何如？若果言動有禮，威儀可則，則直以爲師可也。豈特友之哉！然與之同居，亦須真能取益乃佳。無徒浮慕虛名，人苟能自立志，則聖賢豪傑，何事不可爲，何必借助於人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我欲爲孔孟，則日夜孜孜，惟孔孟之是學，人誰得而禦我哉？若自己不立志，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，亦彼自彼，我自我矣，何與於我哉？去年溫甫欲讀書省城，吾以爲離卻家門局促之地，而與省城諸勝己者處，其長進當不可限量；乃兩年以來，看書亦不甚多，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，是又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局促也。去年余爲擇師，丁君敏忠，後以丁君處太遠，不能從，予意中途無他師可從。今年弟自探羅山改文，而嗣後杳無信息，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。

日月逝矣，再過數年則滿三十，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！余受父教，而余不能教弟成名，此余

所深愧者！他人與余，多有受余益者，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，此又余所深恨者也。

今寄霞仙信一封，諸弟可鈔存信稿，而細玩之，此余數年來學思之力，略具大端。六弟前囑余將所作詩錄寄回，余往年皆未存稿，近年存稿者不過百餘首耳，實無暇鈔寫，待明年將全本付回可也。國藩草。

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

四位老弟足下。

前次回信，內有四弟詩，想已收到。九月家信有送率五詩五首，想已閱過。

吾人爲學，最要虛心。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，往往恃才傲物，動謂人不如己，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，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，既罵房官，又罵主考，未入學者，則罵學院。平心而論，己之所爲詩文，實亦無勝人之處，不特無勝人之處，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；只爲不肯反求諸己，便都見得人家不是；既罵考官，又罵同考而先得者；傲氣既長，終不進功，所以潦倒一生。而無寸進也。

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，惟小考七次始售，然每次不進，未嘗敢出一怨言，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

醜而已。至今思之，如芒在背，當時之不敢怨言，諸弟問父親、叔父及朱堯階便知。蓋場屋之中，只有文醜而僥幸者，斷無文佳而埋沒者，此一定之理也。

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，只爲傲氣大勝，自滿自足，遂不能有所成。京城之中，亦多有自滿之人，識者見之，發一冷笑而已。又有當名士者，鄙科名爲糞土，或好作詩古，或好講考據，或好談理學，囂囂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。自識者觀之，彼其所造曾無幾何，亦足發一冷笑而已。故吾人用功，力除傲氣，力戒自滿，毋爲人所冷笑，乃有進步也。

諸弟平日皆恂恂退讓，○第累年小試不售，恐因憤激之久，致生驕惰之氣，故特作書戒之，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。幸甚！幸甚！國藩手草。

○潦倒所知不合也。

○恂恂退讓切。(丁山) 恂恂信實貌。

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四位老弟足下。

前日寄信，想已接到。余蒙祖宗遺澤，祖父教訓，幸得科名，內顧無所憂，外遇無不如意，一無所缺矣。所

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，何患名之不顯？何患家運之不興？欲別立課程，多講規條，使諸弟選而行之，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，欲默默而不言，又非長兄督責之道。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，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。所望於諸弟者，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教我，則我心大慰矣。乃諸弟每次寫信，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，乃好言家事，及京中諸事。此時家中重慶，外事又有我料理，諸弟一概不管可也。以後寫信，但將每月作詩幾首，作文幾首，看書幾卷，詳細告我，則我歡喜無量。諸弟或能爲科名中人，或能爲學問中人，其爲父母之令子一也。我之歡喜一也。慎勿以科名稱遲，而遂謂無可自力也。如霞仙今日之身分，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。若學問愈進，身分愈高，則等閒之舉人進士又不足論矣。學問之道無窮，而總以有恆爲主。兄往年極無恆，近年略好，而猶未純熟。自七月初一起至今，則無一日間斷，每日臨帖百字，鈔書百字，看書少亦須滿二十葉，多則不論。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，歸震川文集四十卷，詩經大全二十卷，後漢書百卷，皆硃筆加圈批，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。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，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。諸弟若能恆如此，則雖四弟中等之資，亦當有所成就。況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？

明年肄業之所，不知已有定否？或在家，或在外，無不可者。謂在家不可用功，此巧於卸責者也。吾今在

京，日日事務紛冗，而猶可以不間斷，況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？樹堂筠仙自十月起，每日作文一首，每日看書十五葉，亦極有恆。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，定以有恆，不過數月即圈完矣。若看注疏，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。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間斷看書之課，又弗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。雖走路之日，到店亦可看，考試之日，出場亦可看也。兄日夜懸望，獨此有恆二字告諸弟，伏願諸弟刻刻留心，幸甚！幸甚！兄國藩手草。

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

四位老弟足下。

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寄去書函，諒已收到。頃接四弟信，謂前信小注中誤寫二字，其詩比即付還，今亦忘其所誤謂何矣。

諸弟寫信，總云倉忙，六弟去年曾言城南寄信之難，每次至撫院賚奏廳打聽云云，是何其蠢也。靜坐書院，三百六十日，日日皆可寫信，何必打聽摺差之行期而後動筆哉？或送至提塘，或送至岱雲家，皆萬無一失，何必問了無關涉之賚奏廳哉？若弟等倉忙，則兄之倉忙殆過十倍，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。

送王五詩第二首，弟不能解，數千里致書來問，此極虛心，余得信甚喜。若事事勤思善問，何患不一日千里。茲另紙寫明寄回。

家塾讀書，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，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。省城如陳堯農、羅羅山皆可謂明師，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，且住省二年，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。如今我雖欲再言，堂上大人亦必不肯聽。不如安分耐煩，寂處里閱，無師無友，挺然特立，作第一等人物，此則我之所期於諸弟者也。昔婺源汪雙池先生一貧如洗，三十以前在竈上爲人傭工畫碗，三十以後讀書，訓蒙到老，終身不應科舉，卒著書百餘卷，爲本朝有數名儒。彼何嘗有師友哉？又何嘗出里閭哉？余所望於諸弟者，如是而已。然總不出乎「立志」「有恆」四字之外也。

買筆付回，刻下實無妙便，須公車歸乃可帶回，大約府試院試可得到，縣試則趕不到也。諸弟在家作文，若能按月付至京，則余請樹堂看，隨到隨改，不過兩月，家中又可收到。書不詳盡，餘俟續具。兄國藩手草。

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

男國藩跪稟

父母

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六月二十一日男發第八號家信，不審到否？中言頭上生癬，身上生熱毒云云。近日請醫細看，頭上亦非癬也，皆熱毒耳。用生地煮水常洗，或用熬濃汁厚塗患處，即愈。現在如法洗塗，大有效驗。蓋本因血熱而起，適當鬱蒸天氣而發，生地涼血而滋潤，所以奏功。特此告知，望大人放心。

寓中大小平安。陳岱雲之妾於二十二日到京，其幼子寄在男處養者，渠已於二十四日接歸自養。同鄉各家並皆如舊。李雙圃先生象鵠，由貴州藩臺進京，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，雖在渠爲左遷，而湖南多一京官，亦自可喜。

今年考試，想四位老弟中必有入泮者。然世事正難逆料，萬一皆不得售，則諸弟必牢騷抑鬱，憤懣不平，此亦人之情也。如過鬱憂，則問四弟六弟九弟三人中，或有願進京者，不妨來京一遊，可以廣耳目，豁心胸，可以敍兄弟之樂，亦男所甚望也。如諸弟不願來，則不必強，恐其到京而急於思歸也。如有一位入學者，則不必恐家中既辦印卷，又辦途費，銀錢艱窘也。如皆不進，而諸弟又甚願來，則望大人張

羅途費，毋阻其憤發之志，而遏其抑鬱之氣，幸甚！如季弟○願來，則須有一兄同來乃妥。

鄧鐵松病勢日危，恐不復能回南，屢勸之勿服藥，渠皆不聽。今之病，皆藥誤之也。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脚，男近日已力除此弊。自去年六月起，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懸肘，是以力足而不精緻，伏求大人教訓。男謹稟。

○鷓鴣溫切。(ㄉㄨㄛˋ)

○季弟名國葆，字季洪，官至知府，刺卒金陵軍次。監靖毅。

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

男國藩跪稟父
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上次男寫信略述癱病情形，有不去考差之意。近有一張姓醫，包一個月治好，偶試一處，居然有驗。現在趕緊醫治，如果得好，男仍定去考差，若不愈，則不去考差。總之，考與不考，皆無關緊要。考而得之，不過多得錢耳。考而不得，與不考同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。每年考差三百餘人，而得差者，通共不過七十餘人，故終身翰林累次考差而不得者，亦常有也。如我邑鄧筆山、羅九峰是已。○男祇求平安，伏望堂上大人勿以得差爲望。四弟已寫信言男病，男恐大人不放心，故特書此紙。男謹稟。

○羅九峯名國俊，湘鄉人，官至禮部左侍郎，尚氣節，恥奔競，有館閣存餘集。

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九月十七日接讀第五第六兩號家書，喜堂上各老人均安康，家事順遂，無任歡慰。

男今年不得差，六弟鄉試不售，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，然男則正以不得爲喜。蓋天下之理，滿則招損，亢則有悔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至當不易之理也。男毫無學識，而官至學士，頻邀非分之榮，祖父母、父母皆康強，可謂極盛矣。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，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，是以男慄慄恐懼，不敢求分外之榮，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，闔家平安，卽爲至幸。萬望祖父、父母、叔父母，無以男不得差，六弟不中爲慮，則大慰矣。況男三次考差，兩次已得，六弟初次下場，年紀尙輕，尤不必掛心矣。

同縣黃正齋鄉試，畚外簾差，出闈卽患痰病，時明時昏。男癖疾近日大好，頭面全看不見，身上亦好了九分。十八生女，男婦極平安，惟體太弱，滿月當大補養。在京一切，男自知謹慎。八月二十三日摺差處發第四號信，二十七日周縵雲處寄壽屏，發十五號信，九月十二日善化鄧七處寄誥封卷六十本。

發第十六號信，均求查收。男謹稟。

○九過也。悔改也。

○重慶下言祖父母父母俱存也。

○櫻暮玩切（一云）

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正月十七日

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。

去年十二月十七發第二十二號家信，並執聯一包，朱心泉誥命一軸，交徐玉山太守帶交蕭辛五處。想三月可到。又於二十日發第二十三號家信交摺弁，想二月可到。新正十五日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所發信，敬悉大人之病已愈大半，不知近日得全愈否？孫去冬信言須參用化痰之藥，不知可從否？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，甚好！甚好！但孫有略不放心者，孫幸蒙祖父福佑，忝居卿大夫之末，則祖母墳塋，必須局面宏敞，其墓下拜掃之處須寬闊，其外須建立誥封牌坊，又其外須立神道碑。木斗冲規模隘小，離河太近，無立牌坊與神道碑之地，是以孫不甚放心。意欲從容另尋一地，以圖改葬，不求富貴吉祥，但求無水蟻，無凶險，面前宏敞而已。不知大人以爲何如？若可，則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內，從容尋地可也。餘俟續具。孫謹稟。

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

男國藩跪稟

父親大人禮次。

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、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，敬悉一切。但摺弁於臘月廿八在長沙起程，不知四弟何以尙未到省？祖母葬地，曷敬臣之說甚是，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，請渠尋地，茲又寄書與敬臣。堯階看妥之後，可請敬臣一看，以堯階爲主，而以敬臣爲輔。堯階看定後，若毫無疑義，不再請敬臣可也。若有疑義，則請渠二人商之。男書先寄去，若請他時，四弟再寫一信去。男有信稟祖父大人，不知祖父可允從否？若執意不聽，則遵命不敢違拗，求大人相機而行。

大人念及京中恐無錢用，男在京事事省儉，偶值缺乏之時，尙有朋友可以通挪。去年家中收各項約共五百金，望收藏二百勿用，以備不時之需。丁戊二年不考差，恐男無錢寄回。男在京用度，自有打算，大人不必挂心。此間情形，四弟必能詳言之。

家中辦喪事情形，亦望四弟詳告，共發孝衣幾十件？喪祭幾堂？遠處來弔者幾人？一一細載爲幸。男身體平安。一男四女痘後俱好。男婦亦如常。聞母親想六弟回家，叔父信來，亦欲六弟隨公車南旋。

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，男不勸之歸，亦不敢留。

家中諸務浩繁，四弟可一人經理，九弟季弟必須讀書，萬不可耽擱他。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。去年江西之行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，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，只要天不管地不管，伏案用功而已。男在京時時想望者，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，雖不得科名，亦是男的大幫手。萬望家中勿以瑣事耽擱九弟季弟，亦望兩弟鑒我苦心，結實用功也。

男之癱疾近又小發，但不似去春之甚耳。同鄉各家如常。劉月槎已於十五日到京。餘俟續呈。男謹稟。

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

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膝下。

昨初九日已刻接讀大人示諭，及諸弟信，藉悉一切。祖父大人之病已漸愈，不勝禱祝，想可由此而全愈也。男前與朱家信言無時不思鄉土，亦久宦之人所不免，故前次家信亦言之。今既承大人之命，男則一意服官，不敢違拗，不作是想矣。

昨初六日派總裁房差，同鄉惟黃恕皆一人。單另列，初八日男今年又不得差，則家中氣運不致太

題目亦另列。

宣洩，祖父大人之病，必可以速愈，諸弟今年或可以入學，此盈虛自然之理也。

男癩病雖發，不甚狠，近用蔣醫方，朝夕治之。渠言此病不要緊，可以徐愈。治病既好，渠亦不要錢，兩大人不必懸念。男婦及華男孫男女身體俱好，均無庸掛慮。男等所望者，惟祖父大人病之速愈，暨兩大人之節勞，叔母目疾速愈，俾叔父寬懷耳。餘容另稟。

○黃魁，皆名倬，官至吏部侍郎，著有詩韻辨字略。

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

澄侯子植季洪三弟足下。

自四月二十七日得大考諭旨以後，二十九日發家信，五月十八又發一信，二十九又發一信，六月十八又發一信，不審俱收到否？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，具悉一切，欣慰之至。

發卷所走各家，一半係余舊友，惟屢次擾人，心殊不安。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，至今以為恨事。將來萬一作外官，或督撫，或學政，從前施情於我者，或數百，我數千，皆釣餌也。渠若到任上來，不應則失之刻薄，應之則施一報十，尚不足以滿其欲。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，於今八年，不肯輕受人惠，情願人占

我的便益，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。將來若作外官，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。澄弟在京年餘，亦得略見其概矣。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，成事不說，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，不可輕取人財。切記切記！彭十九家姻事，兄意彭家發洩將盡，不能久於蘊蓄。此時以女對渠家，亦若從前之以薰妹定王家也。目前非不華麗，而十年之外，局面亦必一變。澄弟一男二女，不知何以急急定婚？若此，豈少緩須臾，即恐無親家耶？賢弟行事多躁而少靜，以後尙期三思。兒女姻緣，前生注定，我不敢阻，亦不敢勸，但囑賢弟少安無躁而已。

成忍齋府學教授，係正七品，封贈一代，勅命二軸。朱心泉縣學教諭，係正八品，僅封本身，父母則無封。心翁之父母乃地封也。家中現有摺紳，何不一翻閱。牧雲一等，汪三入學，皆爲可喜。嘯山教習，容當託曹西園一查。

京寓中大小平安。紀澤讀書已至「宗族稱孝焉」。大女兒讀書已至「吾十有五」。前三月買驢子一頭，頃趙炳坤又送一頭。二品本廳坐綠呢車，兄一切向來簡樸，故仍坐藍呢車。寓中用度比前較大，每年進項亦較多。每年俸銀三百兩，飯銀一百兩。其他外間進項，尙與從前相似。同鄉諸人皆如舊。李竹屋在蘇寄信來，立夫先生許以乾館，餘不一一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○馳逸言切。(一) ○婦紳清時載京外職官姓氏及里居者，謂之婦紳錄。

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膝下。

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發家信，欣悉一切。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，尤爲莫大之福。六月二十八日曾發一信，言陞官事，想已收到。

馮樹堂六月十七日出京，寄回紅頂補服、袍褂、手釧、筆等物，計八月可以到家。賀禮耕七月初五日出京，寄回鹿膠、高麗參等物，計九月可以到家。

四弟九弟信來，言家中大小諸事，皆大人躬親之，未免過於勞苦。勤儉本持家之道，而人所處之地各不同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，下蔭兒孫，外爲族黨鄉里所模範，千金之軀，誠宜珍重。且男忝竊卿貳，服役已兼數人，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，男實不安於心。此後萬望總持大綱，以細微事付之四弟，四弟固謹慎者，必能負荷；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，相與娛樂，則萬幸矣。

京寓大小平安。一切自知謹慎，堂上各位大人不必掛念。餘容另稟。

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

四弟九弟季弟足下。

二十八日發第九號家信，想已收到。七月以來京寓大小平安。癯疾雖頭面微有痕跡，而於召見已絕無妨礙，從此不治，聽之可也。

丁士元散館，是詩中「皓月」誤寫「浩」字，胡家玉是賦中「先生」誤寫「先王」。○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書三個月，臨行送他俸金，渠堅不肯受。其人知情知義，子僅送他掛料被面等物，竟未送銀。渠出京後來信三次，予有信託立夫先生爲渠薦館，昨立夫先生信來，已請竹屋在署教讀矣。可喜！可慰！耦庚先生革職，同鄉莫不嗟嘆，而渠屢次信來，絕不怪我，尤爲可感！可敬！岳陽樓記大約明年總可寄到家中。五種遺規，四弟須日日看之，句句學之。我所望於四弟者，惟此而已。

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，我得忝列卿貳，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，○後輩子女無法則，則驕奢淫佚，立見消敗，雖貴爲宰相，何足取哉？我家祖父、父親、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，榜樣極好，我輩接踵而行之，極易爲力。別家無好榜樣者，亦須自立門戶，自立規條，況我家祖父現樣，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

乎？現在我不在家，一切望四弟作主。兄弟不和，四弟之罪也。妯娌不睦，四弟之罪也。後輩驕恣不法，四弟之罪也。我有三事奉勸四弟：一曰勤，二曰早起，三曰看五種遺規。四弟能信此三語，便是愛兄，敬兄。若不信此三語，便是弃髮老兄。◎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，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。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，今年以來未曾動氣，自是我家好氣象。惟兄弟俱懶，我以有事而懶，六弟無事而亦懶，是我不甚滿意處。若二人俱勤，則氣象更興旺矣。

吳彭兩壽文，及小四書序，王待聘之父母家傳，俱於八月付回，大約九月可到。袁漱六處，予意已定。將長女許與他，六弟已當面與他說過幾次矣。想堂上大人斷無不允。余意卽於近日訂庚，望四弟稟告堂上。陳岱雲處姻事，予意尙有遲疑，前日四弟信來寫堂上允諾歡喜之意，筠仙已經看見，比書信告岱雲矣。將來亦必成局，而余意尙有一二分遲疑。岱雲丁艱，余擬送奠儀，多則五十，少則四十，別有對聯之類，家中不必另致情也，餘不盡言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◎胡家玉新進人，道光進士，官至左都御史，曾請設外洋水師。◎妯娌，兄弟之妻相呼也。◎弃髮，謂無用之物也。左傳：「豈如弃髮而因以敝之。」◎袁漱六，名芳，廣東潮陽人，道光進士，官知府，有臥雪樓，藏書甚富。

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

男國藩跪稟_{父母}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十二月初五接到家中十一月初旬所發家信，具悉一切。男等在京身體平安。男癖疾已全愈。六弟體氣如常。紀澤兄妹五人皆好。男婦懷喜平安不服藥。同鄉各家亦皆無恙。陳本七先生來京，男自有處置之法，大人儘可放心。大約款待從厚，而打發從薄。男光景頗窘，渠來亦必自悔。

九弟信言母親常睡不著，男婦亦患此病，用熟地當歸蒸母雞食之，大有效驗。九弟可常辦與母親吃。鄉間雞肉豬肉最爲養人。若常用黃耆當歸等類蒸之，略帶藥性而無藥氣，堂上五位老人食之甚有益也。望諸弟時時留心辦之！

老秧田背後三角坵，是竹山灣至我家大路，男曾對四弟言及，要將路改於坵下，在檀山嘴那邊架一小橋，由豆土排上橫穿過來，其三角坵則多栽竹樹，上接新塘塢大楓樹，下接檀山嘴大藤，包裹甚爲完緊，我家之氣更聚。望堂上大人細思。如以爲可，求叔父於明春栽竹種樹，如不可，叔父寫信示知爲幸。

男等於二十日期服已滿。敬謹祭告，二十九日又祭告一次。餘俟續具。

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

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。

五月二十四發第八號家信，由任梅譜手寄去高麗參二兩，回生丸一顆，眼藥數種，膏藥四百餘張，並白菜大茄種用大木匣盛好寄回，不知已收到否？

六月十六日接到家信，係澄侯五月初七在縣城所發，具悉一切。月內京寓大小平安。予癰疾上身已好，惟腿上未愈。六弟在家一月，諸事如常，內人及兒女輩皆好。郭雨三[○]之大女許配黃菲卿之次子，係子作伐柯人，亦因其次女欲許予次子，故并將大女嫁湖南，此婚事似不可辭，不知堂上大人之意云何？

澄侯在縣和八都官司，忠信見孚於衆人，可喜之至。朱嵐軒之事弟雖二十分出力，尙未將銀全數取回，渠若以錢來謝，吾弟宜斟酌行之，或受或不受，或辭多受少，總以不好利爲主。此後近而卿黨，遠而縣城省城，皆靠澄弟一人與人相酬酢。總之不貪財，不失信，不自是，有此三者，自然鬼神欽，到處人皆敬重。此刻初出茅廬，尤宜慎之又慎，若三者有一，則不爲人所興矣。

李東崖先生來信要達天聽，予置之不論，其語軸則杜瀟溪即日可交。李筆峯劉東屏先生常屈身訟庭，究爲不美。澄弟若見之，道予寄語，勸其危行言孫，螻屈存身八字而已。

墓石之地，其田野頗爲開爽。

若過墓石而至胡起三所居一帶尤寬敞。

予喜其擴蕩眼界，可卽並田買之，要錢可寫信來京。

凡局面不開展，眼鼻攢集之地，予皆不喜，可以此意告堯階也。

何子貞於六月十二喪妻，今年渠家已喪三人，家運可謂乖舛。季弟考試萬一不得，不必牢騷。蓋予既忝竊僥倖，九弟去年已進，若今年又得，是極盛則有盈滿之懼，亦可畏也。同鄉諸家一切如常。凌笛舟近已移居胡光伯家，不住我家矣。書不十一，餘俟續具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○郭雨三名涉霖、職水人，官淮陽道，坐事革職，充定遠軍營文案，捻匪攻定遠，城陷巷戰死。有日知堂文集。

○危行言孫

論語：「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」螻屈，易「尺蠖之屈，以求伸也。」

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

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。

十月十九溫甫弟出京，二十日發第十五號家信，不知此時收到否。吾目疾尙未全好，此次尙不能寫。

信呈堂上，故仍以書告諸弟。

前九月十八蒙皇上天恩，派稽察中書科事務。十月初二一信，因恐張楠皆到遲，故未寫。二十日一信，因六弟出京，諸事倉皇，又忘寫也。稽察中書科，向係於閣學四人中，欽派一人，祇算差使，不算升官。其屬員有中書六人，筆帖式八人。其所管之事爲冊封誥命。凡封親王用金冊，封郡王用銀冊，封貝勒貝子以下，用龍邊牋冊，封鎮國公以下及文武五品以上官俱用誥命，六品以下俱用敕命，以上皆在中書科繕寫。予於十八日奉旨派出，十九日具摺謝恩，茲將原摺寄回，係在園筆帖式所寫，故字甚醜。前六弟歸時曾寄母親零用銀五兩，內人寄岳母零用銀二兩。因思予在京多年，並未寄零錢與嫡母使用，且四位弟婦買棉買麻亦極窘迫。嗣後予所寄親族銀內，當添母親嫡母零用錢各四千，四位弟婦零用錢各三千，每年共二十千。今年張楠皆處銀到，澄弟即將各親族處照單分送，又將嫡母^{千四}及四位弟婦各三千零用錢分送。母親今年已有銀五兩，不必再送。以後每年照今年爲例。

上半年春俸，予寄五六十兩歸，以爲家中用度。其有不足，望家中設法張羅。下半年秋俸，予寄五六十兩歸，以爲各親族幫項，及母親嫡母四位弟婦零用之項。去年所開之單，共記八十千，若添家中此項，則共百千矣。不知須銀多少？乞澄弟告知。予之計以今年爲規，家中所送親族者，亦望於今年舉行定

例。惟孟學公之子孫赴考者，今年在省不知曾送給否？若未送，望按名補送，以爲買筆之需。至要！至要！一切萬祈照單施行。

予身體平安。家中大小皆如常。紀澤讀書已讀至太甲上。○同鄉孫鼈洲已到京。○餘並如故。昨日放

定郡王銜季仙九先生至天津辦鹽務。○十一日刑部主事朱壽康係朱伯韓之胞弟。戶部主事袁銓廣西提塘

李鵬飛俱在娼家飲酒，提督府鎖拿交刑部治罪。十月寶中堂興歿。○昨者英授大學士琦善仍得協辦。餘容後具國藩草。

○具勅貝子皆清代封爵位，在俄國公之上。○紀澤即甲三字勅剛，襲一等毅勇侯，官至戶部左侍郎，歷使英法俄等國，

有功於新疆甚大，卒謚惠敏。○駱荻勞切。（幺）○季仙九名芝昌江陰人，以編修擢倉場侍郎，釐剔鹽務，清查倉庫，

盡得要領，於人無所乖忤，官至閩浙總督。○寶興滿洲鑲黃旗人，字見山，林清遣其黨突焚城，興適下直，返入乾清門告

警，因得即時蕩滅，官至大學士，卒謚文莊。

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。

十一月十四發第十四號家信，不知收到否？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，十二月初一日一

信，初十日一信。具悉一切，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之處，我於前次信內曾將全屋畫圖寄歸，想已收到。家中既已改妥，則不必依我之圖矣。但三角坵之路，必須改於檀山嘴下，而於三角坵密種竹木，此我畫圖之要囑，望諸弟稟告堂上，急急行之。家中改屋亦有與我意不合者，已成不必再改。但六弟房改在爐子內，此係內外往來之屋，欲其通氣，不欲其閉塞，余意以爲必不可，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間斷作房爲妥。連間兩隔，下半節作橫屋客坐，中間一節作過道，上半節作房。內茅房在石柱屋後，亦嫌太遠，不如於季洪房外高砌打進去七八尺。即舊茅房對過之牆，若打進文餘，則與上首柴樹處同寬。既可起茅房澡堂，而後邊地面寬宏，家有喜事，碗盞菜貨，亦有地安置，不至局促，不知可否？

家中麗參已完，明春得便即寄。彭十九之壽屏，亦準明春寄到。此間事務甚多，我又多病，是以遲遲。澄弟辦賊，甚快人心，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，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，庶人人畏我之威，而不恨我之太惡。賊既辦後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，卽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，諸弟人人當留心也。

微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。此次未寫信請安，諸弟爲我轉達。同鄉周荇農家之鮑石卿前與六弟交遊，近因在妓家飲酒，提督府提交刑部革去供事，而荇農荻舟尙遊蕩不畏法，真可怪也。

予近日常有目疾，餘俱康泰，內人及二兒四女皆平安，小兒甚胖大。西席龐公擬十一回家，正月半來，將請李筆峯代館。宋蕪賓在道上撲跌斷腿，五十餘天始抵樊城，大可憫也。餘不一。國藩手草。

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。

正月初十日發第一號家信，二月初八日發第二號家信，報升任禮部侍郎之喜，二十六日第三號家信，皆由摺差帶寄。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喬心農處寄第四號信，計託帶銀七十兩，高麗參十餘兩，鹿膠二斤，一品頂帶三枚，補服五付等件。渠由山西迂道轉至湖南，大約須五月端午前後乃可到長沙。予尚有寄蘭姊蕙妹及四位弟姪江綢棉外褂各一件，做照去年寄呈母親叔母之樣。前喬心農太守行時不能多帶，茲因陳竹伯新放廣西左江道，可於四月出京，擬即託渠帶回。澄弟岳陽樓記亦即託竹伯帶回家中。

二月初四澄弟所發之信，三月十八接到。正月十六七之信，則至今未接到。據二月四日書云：前信著劉一送至省城共二封，因歐陽家鄧星階會磨子各有信云云。不知兩次摺弁，何以未見帶到？溫弟在

省時曾發一書與我，到家後未見一書，想亦在正月一封之中，此書遺失，我心終耿耿也！溫弟在省所發書，因聞澄弟之計，而不爲揭破，一時氣忿，故語多激切，不平之詞。予正月復溫弟一書，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，不得已稟告堂上，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，一概揭破。溫弟驟看此書，未免恨我。然兄弟之間，一言欺詐，終不可久。盡行揭破，雖目前嫌其太直，而日久終能相諒。現在澄弟書來，言溫弟鼎力辦事，甚至一夜不寐，又不辭勞，又耐得煩云云。我聞之歡喜之至，感激之至！溫弟天分本高，若能改去蕩佚一路，歸入勤儉一邊，則兄弟之幸也，合家之福也。我待溫弟，似乎近於嚴刻，然我自問此心尙覺無愧於兄弟者，蓋有說焉：

大凡做官的人，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，私肥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。予自三十歲以來，以做官發財爲可恥，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，可恨，故私心立誓，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。神明鑒臨，予不食言。此時事奉高堂，每年僅寄些須，以爲甘旨之佐。族戚中之窮者，亦卽每年各分少許，以盡吾區區之意。蓋卽多寄家中，而堂上所食所衣，亦不能因而加豐；與其獨肥一家，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，何如分潤戚族，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，而更加一番欽敬乎？將來若作外官，祿入較豐，自誓除廉俸之外，不取一錢。廉俸若日多，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，斷不蓄積銀錢，爲兒子衣食之需。蓋兒子若賢，

則不靠官囊，亦能自覓衣飯；兒子若不肖，則多積一錢，多造一孽；○後來淫佚作惡，且必大玷家聲。○故立定此志，決不肯以做官發財，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。若祿入較豐，除堂上甘旨之外，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，此我之素志也。

至於兄弟之際，吾亦惟愛之以德，不欲愛之以姑息。教之以勤儉，勸之以習勞守樸，愛兄弟以德也；豐衣美食，俯仰如意，愛兄弟以姑息也。姑息之愛，使兄弟惰肢體，長驕氣，將來喪德虧行，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，吾不敢也。

我仕宦十餘年，現在京寓所有，惟書籍衣服二者；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，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，是以二物略多。將來我罷官歸家，我夫婦所有之衣服，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；○我所辦之書籍，則存貯利見齋中，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。除此二者，斷不別存一物。以爲宦囊一絲一粟，不以自私，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。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，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，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。

去年所寄親戚各項，不知果照單分送否？杜蘭溪爲我買皇清經解，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？京寓一切平安。紀澤書經讀至問命。二兒甚肥大。易南谷開復原官，來京引見，聞左青士亦開復矣。同

鄉官京中者諸皆如常。餘不一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○學，送僕切，(子一世) 惡因也。○玷，底添切，(分一子) 辱也。○圖，基圖切，(日一又) 取也，與撫圖。暗書紙捲以下可否者曰括圖。

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。

五月二十四發家書第九號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六月初二日又發家書第十號交摺弁，想已收到矣。昨十三日摺弁又到，兩次皆無來信，盼望之至！

六月以來，京師大雨極多，人多有病。寓中如子及內人兒子皆略腹瀉，幸數日即愈。聞江南大水，今年鄉試必須改期，現尙未見奏明。予今年考差，頗望得江西主考，冀家中親屬可就至江西一敘天倫之樂。昨田敬堂得放江西試差，而我私願不遂，南望家山，遠懷堂上，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！現在祖父大人之病，數月不接音信，不知何處耽延。想澄弟必發有數次信矣。

山西巡撫王西帥光環，欽差大臣陳孚恩、福濟，審出各款，擬定發往新疆，皇上未允，嚴旨解交刑部。

會同軍機再行鞠審。茲將御史原參摺子付回，足見仕宦者一不自慎，身敗名裂；而去年梁星舫、粵滄中丞果得蒙恩涵雪，褒其廉正，君子終樂得爲君子也。

廬省山之兄來京鄉試，住圓通觀，自起火食。唐鏡丈之世兄，住黃蕪卿家。餘來鄉試者，同鄉無幾。書不十一，統俟續布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○陳孚恩，字子鶴，新城人，以拔貢官至吏部尚書，尋以黨附咸垣奪職，戍伊犁。伊犁陷，死之。福濟，清洲鑲白旗人，以進士舉安徽巡撫，後官烏里瓦斯臺將軍。

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。

七月十三日接到澄弟六月初七所發第九號家信，具悉一切。吾於六月共發四次信，不知俱收到否？今年陸費中丞丁憂，閏四月無摺差到，故自四月十七發信後，直至五月中旬，始再發信，宜家中懸望也。

祖父大人之病日見增加，遠人聞之，實深憂懼。前六月念日所付之鹿茸片，不知何日可到？亦未知可

微有功否？

予之癘病，多年沈痼，賴鄒墨林舉黃耆附片方，竟得全愈。內人六月之病亦極沈重，幸墨林診治，遂得化險爲夷，變危爲安。同鄉找鄒墨林看病者甚多，皆隨手立效。墨林之弟嶽屏四兄今年曾到京，寓元通觀。其醫道甚好，現已歸家。予此次以書附墨林家書內，求嶽屏至我家診治祖父大人，或者挽回萬一，亦未可知。嶽屏人最誠實，而又精明，卽周旋不到，必不見怪。家中只須打發轎夫大錢二千，不必別有所贈送。渠若不來，家中亦不必去請他。

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，此亙古未有者，小民向以聊生，吾自入官以來，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，以贍孟學公以下貧民，爲本境義田，以贍救二十四都貧民。不料世道日苦，予之處境未裕，無論爲京官者，自治之不暇，卽使外放，或爲學政，或爲督撫，而如今年三江南湖之大水災，幾於鴻嗷半天下，爲大官者，更何忍於廉俸之外，多取半文乎？是義田之願，恐終不能償。然予之定計，苟仕宦所入，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，或稍有贏餘，吾斷不肯買一畝田，積一文錢，必皆留爲義田之用；此我之定計，望諸弟皆體諒之。

今年我在京用度較大，借輟不少。八月當爲希六及陳禮元捐從九品，九月榜後可付照回，十月可到

家，十一月可向渠兩家索銀，大約共須三百金。我付此項回家，此外不另付銀也。

率五在永豐有人爭請，予聞之甚喜，特書手信與渠，亦望其忠信成立耳。紀鴻已能行走，體甚壯實。同鄉各家如常。同年毛寄雲於六月二十八日丁內艱。陳偉堂相國於七月初二仙逝，病係中痰，不過片刻即歿。江南、浙江、湖北，皆展於九月舉行鄉試；聞江南水災尤甚，恐須再展至十月。各省大災，皇上焦勞，臣子更宜憂惕之時。故一切外差，皆絕不萌妄想，望家中亦不必懸盼。書不詳盡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○紀鴻字栗誠，紀澤弟，欽賞舉人，與兄並精數學，有對數詳解等書。

○愧，補檢切，（去二）敬也，懼也。

咸豐元年四月初三日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。

三月初四日此間發第三號家信，交摺弁，十二日發第四號信交魏亞農，又寄眼藥、鵝毛筒及礮砂膏藥。共一包，計可於五月收到。季洪三月初六所發第三號信，於四月初一收到。鄧升六爺竟爾仙逝，可勝傷悼！如有可助恤之處，諸弟時時留心，此不特戚誼，亦父大人多年好友也。

鄉里凶年賑助之說，予曾與澄弟言之。若逢荒歉之年，爲我辦二十石穀，專周濟本境數窮貧乏之人。

自澄弟出京之後，予又思得一法，如朱子社倉之制，若能做而行之，更爲可久。朱子之制，先捐穀數十石或數百石，貯一公倉內，青黃不接之月，借貸與飢民，冬月取息二分收還。每石加二斗。若遇小歉，則蠲其息之半。每石加一斗。大凶年則全蠲之。借一石，還一石。但取耗穀三升而已。朱子此法行之福建，其後天下法之，後世效之，今各縣所謂社倉穀者是也。其實名存實亡，每遇凶年，小民不會得借貸顆粒，且並社倉而無之；僅有常平倉穀，前後任尙算交代，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！蓋事經官吏，則良法美政，後皆歸於「子虛烏有」。國藩今欲取社倉之法而私行之我境，我家先捐穀二十石，附近各富家，亦勸其量爲捐穀，於夏月借與貧戶，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。每石加一斗。豐年不增，凶年不減。凡貧戶來借者，須於四月初間告知經營社倉之人，經營量穀之多少，分布於各借戶，令每人書券一紙，冬月還穀消券；如有不還者，同社皆理斥議罰加倍。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，或有地方爭訟理曲者，罰令量捐社穀少許，每年增加，不過十年可積至數百石，則我境可無飢民矣。蓋夏月穀價昂貴，秋冬價漸平落，數月之內，一轉移之間，而貧民已大占便宜，受惠無量矣。吾鄉昔年有食雙穀者，此風近想未息；若行此法，則雙穀之風可息。前與澄弟面商之說，我家每年備穀救地方貧戶，細細思之，施之既不能及遠，行之又不可以久；且其法止能濟下貧乞食之家，而不能濟中貧體面之家；不若社倉之法，既可以及於遠，又

可以貞於久，施者不甚傷惠，取者又不甚傷廉，卽中貧體面之家，亦可以大享其利。本家如任尊、楚善、叔、寬、五、厚一各家，親戚如寶田、騰七、宮九、荆四各家，每年得借社倉之穀，或亦不無小補。澄弟務細細告之父大人、叔父大人，將此事於一二年內辦成，實吾鄉莫大之福也。我家捐穀，卽寫曾呈詳雙名，頭一年捐二十石，以後每年或三石或五石，或數十石。地方每年有樂捐者，或多或少不拘，但至少亦須從一石起。吾思此事甚熟，澄弟試與叔大人細思之，並稟父親大人，果可急於施行否？近日卽以回信告我。

京寓大小平安。保定所發家信，三月末始到。賽中堂於初九日出京赴廣西。考差在四月十四日。同鄉林昆圃於三月中旬作古，予爲之寫知單，大約可得百金。熊秋佩丁內艱，餘無他事。予前所寄摺稿，澄弟可鈔一分交彭篠房，並託轉寄江岷樵。鈔一分交劉霞仙，並託轉寄郭筠仙。賽中堂視師廣西，帶小欵差七十五人，京兵二百四十名，京砲八十八尊，擡槍四十桿，鉛子萬餘斤，火藥數千斤，沿途辦差實爲不易。粵西之事，日以猖獗，李石梧與周天爵向榮皆甚不和，未知何日始得廓清。聖主宵旰焦灼，廷臣亦多獻策，而軍事非親臨其地，難以遙度，故予屢欲上摺而終不敢率爾也。餘不一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○補尼看切。(ㄅㄨㄣ) ○調居潤切。(ㄏㄠ) 除去之也。 ○賽中堂名尙阿，蒙古正藍旗人，咸豐間以大學士欽差赴廣西，師久無功，登軍臺效力，陣回後爲正紅旗滿洲都統。 ○江嶼，檢名忠源，新寧人，以舉人練勇，官安徽巡撫，死難。謚忠烈。 ○周天爵，字敬修，東阿人，出身科第，而武藝絕倫，卒謚文忠。獨秀峯題壁：「聞道周郎善用兵，將軍小李亦知名。」二句，即指李石梧周敬修而言。向榮，字欣然，大寧人，以軍功官提督，卒謚忠武。 ○盱，簡按切，音幹。宵，盱，謂宵衣旰食，天未明而衣，日既暮而食也。

咸豐元年六月初一日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。

五月十四日發第六號家信，內有四月二十六日具奏一疏稿，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，而皇上聖度優容，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，已將感激圖報之意，於前書內詳告諸弟矣。五月二十六日又蒙皇上天恩，兼署刑部右侍郎，次日具摺謝恩，即將余感戴之忱寫出，茲將原摺付回。

日內京寓大小平安。癘疾大好，較去年澄弟在此時更好三倍，頭面毫無蹤影，兩腿雖未盡淨，不復足爲患也。

同鄉周子佩之母，病體不輕，下身不仁，恐成偏枯。徐壽蘅放四川主考，湖南放四川者，向極吉利，嘉慶

辛酉之楊剛亭先生，庚午之陶文毅，道光甲午之李文恭，乙未之羅蘇溪，有成例矣。鄺鍾青、陳俊臣兩人，皆已來京，陳挈眷而鄺則否，鄺富而陳寒，所爲似相反，然究以挈眷爲是，鄺一二年亦必悔之耳。

林昆圃事，予爲寫知單，得百餘金，合之開弔，共二百金，將來可以贍其七十四歲之老母也。

漱六望差甚切，未知能如願否？現在已放一半，而寶錄館當差人員尙未放一人。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，二十三日召見，垂詢一切，天顏有喜，極著儒晚遇之榮，現已召見五次，將來尙可入對十餘次。

羅山前有信來，詞氣溫純，似有道者之言，余已回信一次，頃又有信來，言紀澤未定婚，欲爲賀，耦庚先生之女作伐，年十二矣，余嫌其小一歲，且耦庚先生究係長輩，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爲婚，余卽譏其輩行不倫；余今不欲仍蹈其轍，擬敬爲辭謝。現尙未作書覆羅山，諸弟在省見羅山兄，可將予兩層意思，先爲道破，余它日仍當回書告知一切。余近思爲紀澤定婚，其意頗急切。夏階平處一說，本可相安，因其與黃子壽爲親家，予亦嫌輩行少屈，是以未就。黃荊卿有女年十三，近託袁漱六往求婚，荊卿言恐予升任總憲，渠須迴避，不知渠是否實意，抑係不願成婚而託辭以謝也？故現未說定。弟可一一稟告堂上大人。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，不必問其貧富，澄弟盍爲我細細物色一徧，然余將

同邑各家一想，亦未聞有真孝友人家也。

余至刑部日日忙冗異常，迥不與禮部、工部、兵部相同；若長在此部，則不復能看書矣。湖南副主考喬鶴儕水部，頗稱博雅。今年經策，必須講究古茂。曹西垣辦分發，本月可引見，七月可出京。朱石翹明府昨有信來，言澄弟四月底到縣。此次摺弁到京，石翹有信，而澄弟無信，殊不可解。茲有書覆朱家中，封好送去。諸惟心照，餘俟續布。國藩手草。

○楊剛亭名健，清泉人，嘉慶進士，官至湖北巡撫，善決疑獄，坐事休致。

○陶文毅名澍，字子霖，安化人，嘉慶進士，官至兩

江總督，削海運，行票鹽，講荒政，興水利，卒謚文毅。

○羅蘇溪名繞，由編修官湖北巡撫，洪楊事起，奉詔辦理湖南防務，

卒謚文節。

○左季高名宗棠，湘陰人，由舉人以四品京堂統軍平陝甘，定天山南北路，封恪靖侯，官至大學士，卒謚文襄。

時稱曾左。

○喬鶴儕名松年，徐溝人，由進士官至東河總督，平粵捻著有功，卒謚勳恪。

咸豐元年七月初八日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

七月初六日接澄弟四月二十六信，五月初一初二初三各信，具悉一切。植弟洪弟各信亦俱收到。洪弟之書已至，六月初二所發者亦到。澄弟回家，至此始算放心。樊城河內泡沙，如此可怖，聞之心悸！

余戊戌年九月下旬在樊城河，半夜忽遭大風，帆散纜斷，瀕於危殆，後亦許觀音戲，至今猶有餘驚。以後我家出行者，萬不可再走樊城河，戒之記之，警告子孫可也。

彭山肥苦況如此，良爲可憐！一月內外當更求一書，以避涸鮓，但不知有濟否耳？此等人謀，亦須其人氣運有以承之，如謝博泉之事，卽鮮實效。若使南翁在彼，當稍有起色。凌荻舟之銀，雖周小樓與荻舟之子，私相授受，以欺紫嫂，而荻子又嘗受小樓之欺，終吞於周氏之腹而後已。余處現尙存凌銀將二百金，擬今年當全寄去。澄弟既將此中消息與孫筱石道破，則此後一概交孫，萬無一失。劉午峯曾言賻贈百金，不知今歲可收到否？余今年還凌銀須二百，又須另籌二百五十金寄家，頗爲枯窘。今年光景大不如去年，然後知澄弟福星來臨，有益於人不淺也。其二百五十金，望澄弟在家中兌與捐職者，及進京會試者，總在今冬明春歸款，不致有誤，但不可以更多耳。

父大人至縣城兩次，數日之經營，爲我邑遺無窮之福澤，上而邑長生感，下而百姓歌頌，此誠盛德之事。但鄉民可與謀始，難與樂成，恐歷時稍久，不能人人踴躍輸將，亦未必奏效無滯。我家倡義，風示一邑，但期鼓舞風聲，而不必總攬全局，庶可進可退，綽綽餘裕耳。朱明府之得民心，予已託人致書上游，屬其久留我邑。若因辦餉得手，而遂愛民勤政，除盜息頌，則我邑之受賜多矣。

社倉之法，有借無還，今日風俗，誠然如此。澄弟所見，良爲洞悉時變之言。此事竟不可議舉行。王介甫青苗之法，所以病民者，亦以其輕於借而艱於還也。

季弟書中言，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，以時時警惕。余觀此語，欣慰之至。凡人一身，只有「遷善改過」四字可靠，凡人一家，只有「修德讀書」四字可靠。此八字者，能盡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慶，不盡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殃。其或休咎相反，必其中有不誠，而所謂改過修德者，不足以質諸鬼神也。吾與諸弟勉之又勉，務求有爲善之實，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，自我兄弟而剝喪，此則余家之幸也。

余癯疾，上身全好，自腰以下，略有未淨，精神較前三年，竟好得幾分，亦爲人子者，仰慰親心之一端。宅內小大上下，俱平安。同鄉周子佩、丁曼，子送銀八兩，挽聯一付。杜蘭溪放山西差，漱六又不得差，頗難爲情，寫作俱佳，而不可恃如此。曹西垣請分發，將於月半之官皖中。李筆峯完聚之後，光景奇窘。同鄉各家，大半拮据。紀澤近日詩論，又稍長進。書不十一，順候近佳。餘俟續具。兄國藩手草。

① 鮭，讀同蓋，死而更生也。涸，河等切。(尸古) 水竭也。鮭，扶務切。(仁又) 鮭魚也。涸，鮭莊周貸粟於監河侯，侯曰：「我將得邑金，與子三百金。」周忿然作色曰：「周昨來有申道而呼者，顧視轍中有鮭魚焉。」曰：「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？」周曰：「吾且南遊吳越之王，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？」鮭魚曰：「君乃言此，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。」庚信詩曰：「涸鱸當恩水。」以喻人之窮困者。

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。

八月十四日發第九號信，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、第八二號，欣悉一切。左光八爲吾鄉巨盜，能除其根株，掃其巢穴，則我境長享其利，自是莫大陰功。第湖南會匪，所在勾結，往往牽一髮而全神皆動。現在制軍陳公特至湖南，卽是奉旨查辦此事，蓋恐粵西匪徒窮竄，一入湖南境內，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。左光八一起，想尙非巨夥入會者流，然我境辦之，不可過激而生變。現聞其請正紳保舉，改行爲良，且可捉賊自効，此自一好機會。萬一不然，亦須相機圖之，不可用力太猛，易發難收也。

公議糧餉一事，果出通邑之願，則造福無量。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，則我家萬不可出力。蓋虧空萬六千兩，須大錢三萬餘千，每都幾須派千串。現在爲此說者，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，爲此急公好義之言，將來各處分派，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，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，窮鄉殷實小戶，必有怨聲載道者。且此風一開，則下次他官來此，既引韓令之借錢辦公爲證，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，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，反覺無辭以謝。若相援爲例，則來一官幫一官，五邑自此無安息

之日。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，此事若各紳有意，吾家不必攔阻，若吾家倡議，萬萬不可。且官之補缺，皆有呆法，何缺出，輪何班補，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。澄弟在外多年，豈此等亦未知耶？朱公若不輪到班，則雖幫墊虧空，通邑挽留，而格於成例，亦不可行。若已輪到班，則雖不墊虧空，亦自不能不補此缺。聞有特爲變通者，督府專摺奏請，亦不敢大違成例。季弟來書，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，全視虧空之能墊與否，恐亦不盡然也。

曾儀齋若係革職，則不復能穿補子，若係大計休致，則尙可穿。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，余閱其書，不勝欣喜。凡人無不可爲聖賢，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。吾弟誠有志於此，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，此外各書能讀固佳，不讀亦初無所損。可以爲天地之完人，可以爲父母之肖子，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。匪但四六古詩，可以不看，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，而不看亦白無妨，但守小學遺規二書，行一句，算一句，行十句，算十句，賢於記頌詞章之學萬萬矣。季弟又言願盡孝道，惟親命是聽，此尤足補我之缺憾。我在京十餘年，定省有闕，色笑遠違，寸心之疚，無刻或釋。若諸弟在家，能婉愉孝養，視無形，聽無聲，則余能盡忠，弟能盡孝，豈非一門之祥瑞哉！願諸弟堅持此志，日日勿忘，則兄之疚，可以稍釋。幸甚！幸甚！書不一一。餘俟續具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○大計明制三歲考察外官曰大計，以入法處分之。清因之。休致謂官以年老去職也。清制有自請休致，勒令休致之別。

咸豐元年九月初五日

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。

日來京寓大小平安。癘疾又已微發，幸不爲害，聽之而已。

湖南榜發，吾邑竟不中一人。沅弟書中言溫弟之文典麗希皇，亦爾被抑，不知我諸弟中將來科名究竟如何？以祖宗之積累，及父親、叔父之居心立行，則諸第應可多食厥報；以諸弟之年華正盛，卽稍遲一科，亦未遽爲過時。特兄自近年以來，事務日多，精神日耗，常常望諸弟有繼起者，長住京城，爲我助一臂之力；且望諸弟分此重任，余亦欲稍稍息肩，乃不得一售，使我心中無倚。蓋植弟今年一病，百事荒廢，場中又患眼疾，自難見長。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，惟牢騷太多，性情太惰，前在京華，不好看書，又不作文，余心卽甚憂之。近聞還家以後，亦復牢騷如常，或數月不搦管爲文。吾家之無人繼起，諸弟可稍寬其責，溫弟則實自棄，不得盡誘其咎於命運。吾常見友朋中牢騷太甚者，其後必多抑塞，如吳樸臺、凌荻舟之流，指不勝屈。蓋無故而怨天，則天必不許；無故而尤人，則人必不服；感應之理，自然隨

之。溫弟所處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，乃動則怨尤滿腹，百不如意，實我之所不解。以後務宜力除此病，以吳樸臺、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。凡遇牢騷欲發之時，則反躬自思，吾果有何不足，而蓄此不平之氣？猛然內省，決然去之；不惟平心謙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，亦且養此和氣，可以消滅病患。萬望溫弟再三細思，勿以吾言爲老生常談，不值一哂也。

王曉林先生補在江西爲欽差，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撫。余署刑部，恐須至明年乃能交卸。袁漱六昨又生一女，凡四女，已殤其二，又喪其兄，又喪其弟，又一差不能得，甚矣窮翰林之難當也！黃麓西由江西引見入京，迺非昔日初中進士氣象，居然有經濟才。王衡臣於二月初九引見，以知縣用，後於月底搬寓下窪一廟中，竟於九月初二夜無故遽卒。先夕與同寓文任吾談至二更，次早飯時訝其不起，開門視之，則已死矣！死生之理，善人之報，竟不可解！

邑中勸捐彌補虧空之事，余前已有信言之，萬不可勉強勒派。我縣之虧，虧於官者半，虧於書吏者半，而民則無辜也。向來書吏之中飽，上則吃官，下則吃民，名爲包徵，包辦其實；當徵之時，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；當解之時，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。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，猶索食於虎狼之口，再四求之而終不肯吐，所以積成巨虧，並非實欠在民，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。今年父親大人議定糧餉

之事，一破從前包徵包解之陋風，實爲官民兩利，所不利者僅書吏耳。卽見制臺留朱公，亦造福一邑不小；諸弟皆宜極力助父大人辦成此事。惟捐錢彌虧，則不宜操之太急。須人人願捐乃可。若稍有勒派，則好義之事，反爲厲民之舉。將來或翻爲書吏所藉口，必且串通劣紳，仍還包徵包解之故智，萬不可不預防也。

梁侍御處銀二百，月內必送去。凌宅之二百，亦已兌去。公車來兌五七十金，爲送戚族之用，亦必不可緩。但京寓現極艱窘，此外不可再兌也。邑令旣與我家商辦公事，自不能不往還。然諸弟苟可得已，卽不宜常常入署。陶李二處，容當爲書，本邑亦難保無假名請託者。澄弟宜預告之。書不詳盡，餘俟續具。兄國藩手草。

○標。余羣切。(口口)

○窳。烏瓜切。(XY)

○噉。石藝切。(尸)

○媿。媿者少義媿子，能招引野媿，因而獵取之。

因名曰媿媿。潘岳有射媿賦。

咸豐四年五月初九日

澄溫沉季老弟左右。

初九日芝三到省，接奉大人手諭，及澄弟季芝生各信，具悉一切。余於初八日具摺謝恩，並夾片二件，茲一併鈔錄付回。凡諭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，務宜好爲藏弄。我兄弟五人，無一人肯整齊收拾者，亦不是勤儉人家氣象。以後宜收拾完整，可珍之物固應愛惜，卽尋常器件亦當彙集品分，有條有理。竹頭木屑，皆爲有用，則隨處皆取攜不窮也。

溫弟在此住旬餘，心平氣和，論事有識，以後可保家中兄弟無紛爭之事，余在外大可放心。

李筱泉之家眷，意欲寄居湘鄉，一則省城雖防守甚嚴，而時時有寇至之慮；一則寓公館比之居鄉，其奢儉相去甚遠。渠託江、五在中沙等處，又託予在二十三、四都等處尋覓住居。澄弟等爲之留心，或在離我家二三十里之區擇一善地，以省儉爲主，渠光景甚窘也。余再三辭之，言我家尙難自保，且遷徙而遠避，又焉能庇及他人。渠意總欲居鄉，緩急尙可藏匿山穴，至土匪搶劫，渠本無可捨云云。余不能再辭，澄弟可一爲照拂之。鮑提軍於初八日出省，至辰州，住塔智亭家，初十擬至岳州。餘不一。卽請近佳。

○李筱泉，名瀚章，鴻章兄，合肥人。以拔貢官湖南知縣從文正主饟事，官至兩廣總督。卒諡勤恪。○塔智亭，名齊布，滿洲

鑲黃旗人，由三等侍衛官湖南都司。文正練鄉勇，一見器之，薦忠勇可大用，戰則身先士卒，技藝精絕。官至提督，攻九江，氣

脫死。諱忠武。

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

澄侯四弟左右。頃接來緘，又得所寄吉安一緘，具悉一切。朱太守來我縣，王劉蔣唐往陪，而弟不往，宜其見怪。嗣後弟於縣城省城，均不宜多去。處茲大亂未平之際，惟當藏身匿跡，不可稍露圭角於外。至要！至要！吾年來飽閱世態，實畏宦途風波之險，常思及早抽身，以免咎戾。家中一切有關係衙門者，以不與聞爲妙。

咸豐八年五月三十日

沅浦九弟左右。

正七歸，接一信，啓五等歸，又接一信。正七以瘧故，不能遽回營，啓五求於嘗新後始去，茲另遣人送信至營，以慰遠廬。

三代祠堂或分或合，或在新宅，或另立規模，統俟弟復。由吉歸家料理，造祠之法，亦聽弟與諸弟爲之，

落成後，我作一碑而已。余意欲王父母，父母改葬後，將神道碑立畢，然後或出或處，乃可惟余所欲。目下在家，意緒極不佳，回思往事，無一不慙愧，無一不褊淺。幸弟去秋一出，而江西湖南物望頗隆，家聲將自弟振之，茲可欣慰！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望弟慎之又慎，總以克終爲貴。

家中四宅大小平安。二十三四大水，縣城永豐受害頗甚，我境幸平安無恙。

弟寄歸之書皆善本，林氏續選古文雅正，雖向不知名，亦通才也。如有大學衍義、衍義補二書，可買者買之。學問之道，能讀經史者爲根柢，如兩通社氏通典、馬氏通、兩衍義及本朝兩通徐乾學讀禮通考、意田五禮通考，皆萃六經

諸史之精，該內聖外王之要。若能熟此六書，或熟其一二，卽爲有本有末之學。家中現有四通而無兩衍義，祈弟留心。弟目下在營，不可看書，致荒廢正務。天氣炎熱，精神有限，宜全用於營事中也。余近作寶興堂記，鈔稿寄閱。久荒筆墨，但有閒架，全無精意，媿甚媿甚！

○慶奇閣切（く一し）訓注念之股也。

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

澄侯沅甫季洪三位老弟左右。

溫弟之事，家中不知如何舉動？至今猶無手信，尙忍言哉！昨希庵接霍山王令信，言迪庵及筱石遺骸，業經尋得，茲鈔付回。不知我溫弟尙能返葬首邱否？

吾往年在外，與官場中落落不合，幾至到處荆棘，此次改絃易轍，稍覺相安。去年在家，兄弟爲小事爭競，今日溫弟永不得相見矣！回首前非，悔之何及！

洪弟明年出外，尙須再三籌維，若運氣不來，徒然愞氣，幫人則委曲從人，尙未必果能相合；獨立則勞心苦力，尙未必果能自立。如真能受委曲，能吃辛苦，則家庭亦未始不可處也。望與沅弟酌之。

再此次寄銀百兩與劉峙衡之嗣子。我去年丁艱時，峙衡青布衣冠來代我治喪事，至今感之，故以此將意，或專使送去，或交紀澤正月帶去，祈酌之。葛培因昨歸，於玉山解圍案內，保舉主簿。茲將飭知付回，望專人送去，並望寫一信，言明年不可再來投効，來則決不再收，須切實言之，使通境皆聞也。古人言：「今日之恩，資，卽異日之怨門。」其理深矣。

○希庵，姓李，名續宜，湘鄉人，續寶弟，威名與塔齊布相頡頏，官至安徽巡撫，卒謚勇毅。○迪庵，名續寶，受學於羅澤南，轉

戰江西湖南湖北等省，授蘆州，以衆寡懸絕，陷陣死，贈總督，諡忠武。○首邱，禮「古之人，有言曰：狐死正邱首仁也。」今

人以返葬故鄉，爲歸正邱首。○劉峙衡，名騰鴻，湘鄉人，咸豐間以直隸州攻德州，沒於陣，有名將風。

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

澄侯沅浦季洪老弟閣下。

十五日接叔父患病之信，十六日專王法六送鹿茸回家，限年內趕到，十七日早接澄弟二信，沅弟一信，叔父病勢已愈，大幸！大幸！

溫弟之事，日內計已說破，不知叔父與溫弟婦能少節哀否？溫弟婦治家最賢，而賦命最苦，不知天理向以全不可憑？十八夜接希庵信，知沅弟所派六弁已回，皆未尋得，而迪庵遺骨，於初一日已搬至霍山縣。同一殉節，而又有幸不幸若此！余又專五人去尋，中有二人係城中逃出者，言必可至三河故壘，其三人則揚名聲，楊鎮南、張唵也。能尋得遺蛻，尙是不幸中之一幸，否則吾何面目見祖考妣及考妣於地下哉！

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武昌

澄侯四弟左右。

袁漱六親家之胞弟袁鐵庵，自松江歸來，將我京中書籍，概行帶送湘鄉，實爲可感！前由京搬至松江，此次由松搬至湘鄉，共萬餘里，喫盡辛苦，到我家時，望加意款待，至要！至要！其書交紀澤細心清釐。此外尚有存松之書，並營中之書，將來開單再清也。

咸豐九年十月十八日

澄侯四弟左右。

澤兒及姪女兩場喜事辦理盡善，慰謝！慰謝！我祖星岡公第一有功於祖宗及後嗣，有功於房族及鄉黨者，在講求禮儀，講求慶弔；我父守之弗失，叔父於祭禮亦甚誠敬。賢弟若能於禮字詳求，則可爲先人之令子；若於族戚慶弔時時留心，則更可儀型一方矣。

余於軍中之錢，不願寄回，而後輩婚嫁及親族事之最要者，則當略寄。南五舅父處，余必寄賀信，并寄薄禮。其他有應點綴之處，望付信來告知。家中用度，日趨於奢，實爲可怕，兄並無私見也。男婚女嫁，以似以續，闔家之慶，還爲弟賀焉。

① 爲，與猶視飾也。② 以似以續，詩周頌載芣苢「以似以續」，似調爲韻，嗣續俱是繼前之可。

咸豐十年二月初八日

澄侯沅浦兩弟左右。

接來信，瘡悉叔父大人於十九日戌刻去世，哀痛曷極！自八年十一月間溫弟之耗，叔父即說話不圓，已虞其以憂傷生。叔父生平，外面雖處順境，而暗中卻極鬱抑，思之傷心。此次一切從豐，兩弟自有權衡，喪禮以哀爲主，喪次以肅靜爲主。余於聞訃之第二日，進公館設位成禮，擬素食七日，素服十四日，仍行撤靈入營。季弟擬請假回籍，余囑其來宿松靈前行禮。沅弟言新第不敢再求愜意，自是知足之言，但濕氣一層，不可不詳察；若溼氣太重，人或受之，則易傷脾。凡屋高而天井小者，風難入，日亦難入，必須設法祛散溼氣，乃不生病。至囑！至囑！

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

澄侯沅浦兩弟左右。

接家信，知叔父大人已於三月二日安厝馬公塘。兩弟於家中兩代老人，養病送死之事，備極誠敬，將

來必食報於子孫。聞馬公塘山勢平行，可決其無水蠹凶災，尤以爲慰。

澄弟服補劑而大愈，甚幸甚幸！吾生平頗講求「惜福」二字之義，近來補藥不斷，且菜蔬亦較奢，自媿享用太過，然亦體氣太弱，不得不爾。胡潤帥李希庵常服遼參，則其享受更有過於余者。家中後輩子弟體弱，學射最足保養，起早尤千金妙方，長壽金丹也。

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

澄侯四弟左右。

二十七日接弟信，欣悉各家平安。沅弟是日申刻到，又得詳問一切，敬知叔父臨終毫無抑鬱之情，至爲慰念。

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，一切以星岡公爲法，大約有八字訣，其四字卽上年所稱「書」「蔬」「魚」「豬」也；又四字則曰「早」「掃」「考」「寶」。早者，起早也；掃者，掃屋也；考者，祖先祭祀，敬奉顯考、王考、曾祖考，言考而妣可該也；寶者，親族鄉里，時時周旋，賀喜弔喪，問疾濟急。星岡公嘗曰：「人待人，無價之寶也。」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，最爲認真，故余戲述爲八字訣曰：「書、蔬、魚、豬、早、掃、考、寶。」

也。」此言雖涉諧諷，而擬卽寫屏上，以祝賢弟夫婦壽辰，使後世子孫知吾兄弟家教，亦知吾兄弟風趣也。弟以爲然否？

咸豐十年四月二十九日

澄侯四弟左右。

余以二十八日，奉署理兩江總督之命。以精力極疲之際，肩艱大難勝之任，深恐踟蹰，○貽笑大方；然時事如此，惟有勉力作去，成敗禍福，非敢計也。茲將廷慰鈔寄，其應如何辦法，再行詳報。余欲紀澤來營，若走水路，則由岳州、湖北，以至九江、湖口；若走陸路，則由萍鄉、萬載、新昌、奉新，以至吳城亦可；由平江、義寧，以至吳城亦可。紀澤或於近日在長沙接我續信，再行東來省覲可也。

○廷慰願例也。

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

(20046)

中學國文補充
讀本第一集
曾國藩家書選一冊

定價國幣貳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* 翻 印 權 所 必 有 究 *

選註者 張 雨 蒼

發行人 朱 經 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(本書校對者余大猷)

國家圖書館



001681825



7



國家圖書館



001681825